我確是個孩子

《我确是假装·亦舒》

【香港天地简介】：

兆年问："你为什么自己送花上门，又叫汽车在门口响号？"林太太悲凉地笑道。"他对我已经全无兴趣，我们似陌路人。我无聊，故此假装有约。"

【台湾林白简介】：

兆年问：「你为什么自己送花上门，又叫出租汽车在门口按喇叭接你？」林太太悲凉地笑道：「他对我已经全无兴趣，我们似陌路人。我无聊，故此假装有约。」

ISBN986-424-475-2

出版日期：92年8月26日

《我确是假装》、《时间证人》、《保管箱》、《等待之之》、《守护天使》、《暗天使》、《天网》、《名画》、《复出》、《再生》、《第二次》

《我确是假装》

伍兆年督察在家陪父母吃晚饭的时候接到电话。

“博能街十五号发生命案，速来。”

兆年立刻联络同事。

父母在一边问：“有事？”

“没什么，”他不想影响他们的胃口，“叫我出去喝咖啡。”

他取过外套外出。

天气有点冷，空气比较清新，但是杀人没有季节，全年天天都有命案发生。

整条博能街都是独立洋房，在都会中做得成绩斐然，才能得到这样的生活享受。

所以别问为什么人要往上爬。

伍兆年一到就有手下迎出来。

好奇的邻居在门外张望，有一个中年太太抱着小狗，走得很近，兆年看她一眼，她又退开。

兆年吩咐下属：“去问她几句，她好似有话要说。”

走进室内，看到受害人躺在地上。

法医已经检查完毕，对兆年说：“受害人林仁杰是屋主，心脏部位中刀，及时气绝身亡，没有痛苦。”

“凶器呢？”

“是一把锋利的牛肉刀，就地取材，一直是屋里橱具之一，卡在体内，我们猜想凶杀身段比较矮小，力气不够，所以匆忙间拉不出长刀。”

“请套取指纹。”

“一定。”

兆年过去蹲下，一切与法医说的一样。

只是，受害人脸上有一丝讶异的神色。

兆年说：“他认得凶手，并且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发难。”

同事纷纷附和。兆年年轻有为，一年内速破了三件大案，人称小神探，同事都有点崇拜他。

兆年仍然维持谦和，他问："谁最先发现命案？"

"老佣人任川，此刻正在书房接受问话。"

"女主人呢？有女主人吧？"

"女主人不在屋内。"

兆年走进书房。

老佣人阿川浑身簌簌发抖，说不出话来。

兆年唤人斟一杯热茶给她，耐心的等待她开口。

终于，阿川说："不好意思，应由我斟茶给你们。"

兆年问："是你报警？"

"是，我星期天休息，晚上回来，预备第二天工作，开门，便看见林先生胸口中刀，躺在地上。"

"你可有碰到他？"

"没有，我不敢。"

书房中有林氏夫妇的照片，林太太长的异常秀丽。

"林太太呢？"

"星期天晚上，林太太必到半山儿童医院做义工。"

"嗯"兆年立刻叫人去找林太太，他转过头来继续问："星期日，他们没有节目？"

阿川不出声。

兆年轻轻说："你提供的资料，可协助破案，向警方提供线索，不算讲是非。"

这样，阿川才缓缓说："林先生同太太已经好久没有一起进出了。"语气惋惜。

"为什么？"

阿川答："因为他们夫妻不和，已经计划离婚。"

啊，是一对怨偶。

阿川说下去：“林先生有一个年轻女友，她叫聂依玲，是电影明星。”

兆年抬起头想一想，不觉得有这样一颗明星。

他问女同事：“可有听过聂依玲？”

女同事的答案：“是电影新晋花瓶，入行约三年，总共客串过十几个镜头，身段过得去，五官稍嫌粗糙。”

女人看女人一向眼光苛刻，能这样说，相信聂小玲小姐已经是个美女。

死者林仁杰十分吃得开，锦衣美食，住大屋开名车，兼娇妻美妾，可惜，已无福享受。

法医说：“死亡时间是下午五时到七时左右。”

这时，手下近来报告：“邻居说，时时听到林氏夫妇争吵声，接着，一定是一人驾车离去。”

兆年微笑：“独立洋房，也听得那么清楚？”

“有些邻居，非常好奇。”

兆年正想问什么，林太太已经回来了。

兆年看到她，不禁喝声彩，林太太穿一身淡蓝套装，戴珍珠耳环，浑身散发幽雅气质。

她相当镇定，看到林仁杰，并没有走近，只静默的站在一旁。

林仁杰随即被抬走。

她到会客室坐下。

阿川过去说：“太太……”

林太太吩咐：“做茶切水果招待各位警察。”

阿川应着退下。

她对兆年说：“给她一点事做也好。”

兆年很佩服她临危不乱。

一名女警过来在兆年耳畔说：“林太太一直在儿童医院，她负责游说不治病童家属捐赠器官，很受尊重。”

但兆年直觉林太太并不快乐。

兆年认为现场调查已经完毕。

没有撬门破窗现象，佣人全不在家，死者没有挣扎，一定是熟人所为。

林太太有时间证人。

那么，他们去调查聂依玲。

兆年离开林宅。

他对手下说："去找林太太背景。"

手下十分机灵："资料都在这儿了。"

林太太出身相当好，祖父、父亲、叔伯全是大律师，她自己亦有律师资格，只是没执业，嫁给林仁杰这个商人世家，以华人士农工商社会身份排列，可算是委屈了。

但是林仁杰似乎还不满足，一直有捻花惹草陋习，这次，他更提出离婚要求。

伍兆年督察要求聂依玲到警署问话。

她立刻偕同律师出现。

聂依玲脸色灰败，惊惶失色。

律师说："聂小姐整晚在家与友人打牌，她本来在明春会与林先生结婚。"

"林某尚未离婚。"

"是明年五月，伍督察。"

"林某不再有明天。"

聂依玲忍不住哭泣。

"我的当事人精神欠佳，我们得告辞了。"

聂依玲忽然喊出来："林仁杰知道妻子有外遇，他准备更改赡养费数字……"

律师按住她："依玲，噤声。"

伍兆年笑一笑："你们可以回去了，有需要时，请再与警方合。"

案情复杂。

林氏有情人，林妻亦有外遇。

一段婚姻，闹出了四个人。

兆年吩咐下去：“去询问聂依玲的时间证人。”

警署门外已有港闻及娱乐版记者闻风而来。

深夜，兆年拉紧衣襟，有点冷，可能是独子饿。

同事进来说：“刀上无指纹。”

“嗯，天气冷，也许是戴着手套。”

“刚才聂依玲也是戴着手套。”

“有无其他线索？”

“佣人说，林太太一出门，聂依玲便走近大宅，呼呼喝喝，嚣张讨厌，屋里有她的脚印指纹，并不希奇。”

“啊，等不及了。”

“不过，佣人也说，林太太最近时时夜间打扮的十分亮丽地外出赴会，有时车来接，响号叫她。”

“有没有人见过那男子？”

“没有，但一连数月有人送花到林家，糖果水果不绝。”

“追求者。”

林氏生前曾把这些花扔入垃圾桶。

“这叫‘我丢弃的东西你也不能碰’心态，十分卑下。”

“佣人还说什么？”

“大约是这些。”

兆年揉揉额角，“今天就是这么多，明天继续。”

其实，已经是明天了。

回家淋浴，倒在床上立刻就睡着，不多久便闹钟响，唉，工作时间这么长，怎样约会女朋友呢？

兆年嗟叹。

第二天中午，聂依玲的牌友到派出所做证，一个是她继母，两个是姨妈，全是自己人，全说他们一直在家打牌。

警方分头问她们三人：“谁赢谁输？”

三人不约而同的答：“我们三家赢，小玲输。”

“赢多少？”

“小意思，数千元上落，我们旨在玩耍。”

好似没有破绽。

“其间，依玲有没有离开牌桌？”

“依玲打起牌来，浑忘日夜，不愿离弃。”

伍兆年督察说：“聪明的人，不是拿到好牌的人，而是知道几时离桌的人。”

“什么？”

兆年笑笑。

三位太太走了。

兆年用手托着头，噫，束手无策。

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来找他。

兆年走到会客室：“咦，小郭，是你，有什么事？”

小郭是他大学同窗，毕业后继承祖业，是一个能干的私家侦探。

他俩仍是好朋友。

当时小郭笑说：“你也知道我一定有事。”

“请坐。”

“兆年，半年前，有一个叫林仁杰的人委托我调查一件事。”

“林仁杰！”

“他叫你查什么？”

“他妻子是否有外遇。”

“结果呢？”

“结果非常奇特。”

兆年跳起来：“小郭，别卖关子，速速说出真相。”

“我跟踪她三日，便知整件事是故布疑阵，林太太根本没有男朋友。”

兆年心中有斗大的疑窦“啊”的一声。

“请耐心听下去，每日都有人送花给林太太，不署名，但是我自花店职员处查到，订花人其实是林太太本人，她每星期用自己的信用卡

结帐。”

“为什么？”

小郭有点欷嘘：“我的猜想是，她欲引起丈夫注意，她已达到目的。”

“月亮下的约会？”

“每天晚上，她打扮的最好，驾着跑车出去，原来是一个人在市郊兜风，直至凌晨。”

“竟是这样！”

“她甚至没有停下来喝一杯咖啡，她只是装做有约会的样子。”

兆年又是这一句：“为什么？”

小郭答：“我不是心理医生，我不知道，其实那样秀丽的太太，又正当盛年，真想约会，也绝非难事。”

“据佣人说，有车来接她。”

“那只是租车公司的司机，她吩咐司机到达门口时响号。”

“一切都由她安排？”

“绝无疑问，我已查的一清二楚。”

兆年问：“可有把结果告诉林仁杰？”

“来不及了。”

兆年转过身子：“你的意思是，林氏一直不知道妻子其实无外遇？”

小郭出示林太太一个人驾车飞驰的照片。

“林氏有什么资格调查妻子？”

小郭冷笑：“对他不忠，也算合情合理。”

“但是他委托你调查，是否对妻子尚有余情？”

小郭嗤之以鼻：“他不过想省下赡养费。”

兆年心一动：“谢谢你提供宝贵线索。”

“不客气。”

兆年看着他：“你同情林太太，故意不将调查报告知会林仁杰吧！”

小郭说：“能叫这种人尴尬，真是痛快。”

他走了。

兆年找到林仁杰生前的律师。

“周律师，请协助回答几个问题。”

周律师说：“一定，请随便问。”

“林仁杰可有遗嘱？”

“有，每个成年人都应有一份遗嘱。”

“能否透露内容？”

“内文十分简单，我即将往林家宣读，他把全部财产，留给妻子。”

兆年意外：“没有提及聂依玲？”

周律师像是很安慰：“没有。”

“我听说林氏夫妇即将离婚。”

“我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事，如果有，我应该知道，林仁杰确有各式女友，但他不会轻易离婚，遗嘱订定日期是一个月前今日。”

兆年想一想：“林太太得到一切？”

“是，不动产连现款证券等，总数约三亿左右。”

“他们结婚七年，林太太是贤妻。”

周律师答：“是，我想林仁杰最终明白了这一点。”

兆年抬起头：“你是指什么？”

周律师顾左右：“明天下午我到林宅宣读遗嘱，林宅很快出售，将拆卸重建。”

兆年点点头。

聂依玲一无所得。

奇怪，兆年想，怎么可能呢？

宣读遗嘱那一天，兆年去了林宅。

林太太表情沉静而忧郁，她已迁出林宅，这次回来，纯为公事。

兆年过去点点头。

林太太那幽雅的气质让人不忍逼问。

“有事？”

兆年问：“你可知道林仁杰生前派私家侦探跟踪你？”

她一怔，沉默。

“他怀疑你有男朋友。”

林太太还是不出声。

“事实上他相信你确有男朋友。”

林太太说话了：“他对我已全无兴趣，我们似陌路人。”

“那么，你为什么送花上门，叫出租汽车在门口响号？”

“你都知道了，”林太太悲凉的笑，“我无聊，故此假装有约。”

兆年看着她：“你对林仁杰的性格了如指掌，你知道那样做会引起他的嫉妒。”

“伍督察，我不知你想说些什么。”

“他对你发生了新的兴趣，是吗，居然有人追求她，她还有什么好处，让我来看看。”

林太太的目光转为严峻。

“林仁杰只不过当我是一件家具。”

“一作比较，他发现自己愚蠢。”

“伍督察，我还有事，失陪了，我没有杀死林仁杰，请你努力寻找真凶。”

她说得好。

兆年颓然。

儿童医院有一百人以上可以证明她在那个晚上一分钟也没有离开过。

她不是凶手。

那日下午，助手同兆年说：“我到西区法庭去一次。”

“什么事？”

“按法庭记录，聂依玲今日上堂。”

兆年抬起头来。

“她超速驾驶，已扣尽分数停牌，但是仍然开车到处走，现被警方起诉。”

兆年想一想：“请交通组江督察把记录借给我们参考。”

传真不到十分钟已经送达。

助手一看，满面笑容抬起头来：“Bingo！”

“你看，电子侦察用雷达摄得她无牌驾驶超速图片，清晰看到她容貌，地点是博能路与康庄路交界，日期为七月十三日下午六时三十三分。”

兆年轻轻说：“她并非在家打麻将。”

“那是假证供，立刻取搜查令，细查她的车子。”

兆年点点头。

他们去到法庭，聂依玲在记者包围下走出来，有点不耐烦的说：“是，罚款，三年内不得驾驶汽车，没有什么大不了，最多请司机。”

伍兆年走过去，“聂小姐，请随我们到派出所。”

律师挡在她身前：“什么事？”

“我们怀疑聂小姐与一宗谋杀案有关。”

“不是已经查清楚了吗？”

“聂小姐，你制造假证供，请跟我们回去调查。”

在场记者哗然。

律师看着脸色煞白的聂依玲，不得不陪她到警署。

“聂小姐，请讲老实话，电子交通侦察仪拍摄到你超速照片，正是案发当日，现场附近。”

这时，其他伙计回来了，把一只胶袋中的手套放在桌上。

“手套上有血迹，已取样本化验。”

“聂小姐，手套自你那辆SLK跑车后座寻获。

聂依玲忽然沉默了。

过了半晌，她像是变了另外一个人似，很沉着的说：“这几天来，我生不如死，像是行尸走肉，不如承认杀人的好。”

“为什么，你不是已经得到一切了吗？”

“不，他要取回。”

“请说的明白一点。”

聂依玲黯然说：“自从他发现妻子有外遇后，他取消离婚，愿与她复合，他更改遗嘱讨好她，他要与我分手。”

所有在场的警方人员都大表讶异。

“我去找他谈判，叫他交代，他精神失常，他撵我走，不准我用大门，叫我从橱房后门走，我穿上大衣手套已走到门口，但心中憋不住气，那股强大的怒意不知从何而来，我见橱房柜台上有一把尖刀，便取过转头拼全力插进他胸膛。”

众人听得毛骨悚然。

“他中了刀，血凝住，没有流出来，脸上没有痛苦的样子，只剩讶异，我心中不忿随着那把刀而去，我害怕，立刻逃走，在车里我脱下手套，回到家，把事情告诉继母。”

“之后呢？”

“后来，在电视新闻里，知道他已不治，继母忙帮我设计假的时间证人。”

律师这时开口：“这是误杀。”

兆年点点头，吩咐手下，“通知律政处起诉聂依玲。”

聂依玲痛哭：“我真后悔，何必同这种人计较，吃了亏也应该掉头走，还来得及重头开始，现在一切已太迟了。”

大家都不出声。

这时，记者把派出所重重包围，不顾一切挤入内争取新闻。

兆年做了一杯冰咖啡喝。

同事问他：“恭喜案子破了。”

“嗯。”

“听你的声音，看你的表情，仿佛元凶在逃。”

“的确是。”

“你是什么意思？”同事大奇。

“你想想，是谁激怒聂依玲，林仁杰怎么一个人在家，佣人为何全体放假？”

“啊，你怀疑有人背后安排这宗谋杀案。”

兆年抬起头：“有人按照角色的性格写好了剧本等他们演出。”

“谁？谁这样攻心计，又料事如神？”

兆年不出声。

他心中有一个人。

第二天，他到儿童医院去。

幽雅的林太太正在为病童讲故事，一边用提线木偶演绎剧情，增加兴趣。

小朋友都听的津津有味，拍手欢笑。

故事结束，林太太看到兆年。

“伍督察，你好。”

兆年点点头。

“我看到了新闻，你真是神探，果然侦破了。”

兆年答：“聂依玲十分被动。”

“听说林仁杰打算与你复合。”

林太太答：“我不认为夫妻可以复合，裂痕已在，伤痕那样深，怎么回头？”

“即是说，你永远不会原谅林仁杰？”

“你说得对。”

“于是你引起他妒忌。”

“伍督察，你想象力太过丰富。”

“你让他对你重新发生兴趣，这一切，都叫聂依玲难以忍受，他与她争吵，叫他看清楚她的真面目，他越是憎恨聂依玲，她越是歇厮底里，终于，他决定与她分手，盛怒之下，她误杀了他。”

林太太淡淡的说：“是吗？”

“佣人为什么放假？”

林太太答：“佣人宿舍重新装修，他们在姐妹处借宿，天天晚上都不在。”

“方便聂依玲杀人。”

林太太把提线木偶放进箱子里。

她秀丽的脸上现出感慨的样子来："伍督察，一个人凶恶到人人不敢碰他，怕他，没有能力与他计较的时候，也只得等老天来收拾他了。"

伍兆年不出声。

"我打算移居英国，伍督察，祝你工作顺利。"

那样绝顶冰雪聪明的一个女子，有一段非常不愉快的感情。

照说，老实可靠的男人也很多，她偏偏没有遇到。

"再见，伍督察。"

她也许只想他们大吵一场分手，或是暴露聂依玲真正性格，但是做主角的男女双方演出过火，闹出命案。

三个月后，聂依玲的误杀罪成立，判监禁十一年，不得保释。

小郭来找伍兆年。

他说："这叫借刀杀人吧。"

兆年点头："但不知怎的，大家都同情端庄秀丽的林太太，小郭，你也有责任。"

小郭默不作声，顺手拿日报看新闻。

《时间证人》

振南路三号发生了凶杀案。

现场是一间独立小洋房，男死者王振南倒毙室内，是后脑受重物撞击致命，而凶器是一个健身哑铃，在室内寻获，无指纹。

言真接到案子，第一个反应是："王振南住振南路，真凑巧。"

她的同事区忠信答："他故意那样做，同朋友说贪玩，王振南贫苦出身，童年住北湾徙置区，几兄弟挤在斗室内过日子，他肯读书，又会投机，十年间在股市赚得过亿。"

"都会里充满奇迹。"

可是区忠信说："可以想像我会一生做这份牛工。"

他把受害人生前的照片摆出来。

王振南长相十分英伟。

"现场无挣扎打斗过的迹象。"

"嗯！是熟人所为？谁最先发现死者？"

"是钟点女工，她开门进去，看到王振南躺在地上。"

言真问："这个王振南可有仇人？"

区忠信笑了，"我查过，许多人痛恨他，听到他的死讯，反应冷淡。"

"是吗？"

"发迹后他与父母及兄弟没有太多来往，做生意手辣，得罪许多人，还有，他喜欢换女朋友。"

"没人要求他从一而终。"

不料，区忠信竟说："他态度很坏，从不顾及对方的感受，公然欺骗及抛弃她们。"

"不幸这种男人很多的是，罪不致死。"

"这一个却死了，我会从他的女友身上着手查探。"

"他身型健硕，一个女子可应付得了吗？"

"谁知道？也许是两个。"

这时有手下进来说："钟点女工张笑芳来录口供。"

张女士口齿清楚，她说："有一位刘小姐，时时来探访王先生，他们来往约有三个月。最初，他会特地吩咐我买水果和鲜花，后来，她自己带酒及食物来。"

"你知道刘小姐的名字？"

"王先生叫她晓萌，她在一间律师行做事，很能干。"

言真立刻说："去查全市的律师行。"

"到最近，我见过刘小姐哭。"

言真恻然。

那么能干的女子，竟然会在一间男人的屋子里流泪。

"他们有没有吵架？"

"有，但是刘小姐的声音通常很低。"

"吵些什么？"

"我听见王先生说：'你不过是想我同你结婚！'"

言真忽然心中有气。

分手也有很多种，话不必说得那么难听，无论对方条件怎样不适合，尊重一点，大家会好过。

张女士像是还有话说，她犹疑着不开口。

"还有什么事？"

"我怕我多嘴。"

"不会。所有证供都对警方有帮助。"

"在刘小姐之前，王先生还有另一个刘小姐。"

"什么？"言真意外。

"他一共认识了两位刘小姐，她俩又偏偏是同事，在同一地方办公。"

言真大奇。

"听说，她们还是表姐妹。"

两个女人！

“先头那个刘小姐名叫欢心，比较洋派，走了就走了，没有哭过。”

言真问：“这是多久之前的事？”

“那时我刚上工，约是七、八个月之前的事。”

“谢谢你，张女士。”

这时伙计匆匆进来，“刘晓萌律师专做交通意外，她在孙显荣律师行任职，是孙大律师的得意门生。”

“著名御用大律师孙显荣？”

“正是大名鼎鼎的他，一年前已经退休，律师行现时交给三个儿子打理。”

“啊！”言真的语气充满崇敬，“孙显荣这三个字简直可以代表法律。”

区忠信完全同意：“对，他刚正严明，又不畏恶势力，往往力抗强权，锄强扶弱，不止一次为穷人伸张正义，不收分文。”

“真是大家的好榜样。”

“那么，刘欢心呢？”

“刘欢心是离婚律师。”

言真浩叹：“啊！律师行分工竟如此仔细，各种法律问题有专家应忖。”

“我们去访问两位刘小姐吧。”

言真与区忠信走进那间规模庞大的律师行，觉得空气被调节得特别冷冽。

接待员问明来意，立刻传刘晓萌。

言真看到一个相貌清秀的年轻女子，穿着深灰色法兰绒套装走出来。

“言督察你好，请坐，找我有事？”

她态度大方，语气客套。

言真开门见山，“刘律师，相信你已知道王振南的事。”

“是，我看到报上新闻。”语气平淡。

“你们是什么关系？”

“曾是情侣，但已经分手。”

“分手多久？”

“个多月了。”声音有淡淡哀愁。

“曾经论及婚嫁？”

她答，“那是一场误会。”

“案发当日，即十一月二十一号晚上八时至十二时，你在什么地方？”

“我在恩师孙显荣家，恩师病着，有事吩咐。我去侍候在侧，到天亮才走。”

“呵！”言真动容，“他病着。”

“是，医生说，已是这几天的事了。”语气沉着。

言真沉默一会儿，“你在后期，跟王振南闹得不愉快？”

“是。他欠我钱，又欠我人情。他多方面欺骗我，还瞒着我与歌星殷沛后来往。”

刘律师意外地爽快，言真反而觉得不安。

言真与区忠信对望一眼，但是，她有时间证人。

“两位，我还有客人在等，失陪。”

她走了，刘欢心律师走进来接受问话。

她比刘晓萌大几岁，非常漂后，身段尤其成熟。

她比表妹更会招呼客人，先叫秘书来换过热咖啡。

“两位警官，是为着王振南而来吧！”

言真问同一问题：“你与他是什么关系？”

“曾是情侣，已经分手。”答案亦一模一样。

“你们怎样认识？”

“我替他办离婚手续。”

“为何分手？”

她有点欷歔，“我自己也离过婚，有个七岁大的女孩，我以为与他会有发展，于是接受他的追求。随后发觉他毫无诚意，接着，他改为追求我表妹刘晓萌。”

“你可憎恨他？”

“这种人，忘记也算了。”

言真说出她心中话，“你们那样聪敏的女子，怎么会前仆后继的误中这个人的圈套？”

她牵牵嘴角，“言督察，一个女人，是一个女人。”

言真轻轻说：“答得好。”

“我深觉寂寞，工作上失意事多，一直想爱人、被爱，”声音低下去，“但是现在已经梦醒，只打算好好把女儿抚养成人。”

言真忍不住说：“你仍然美丽。”

“是吗？”她嫣然一笑，“可是，更多年轻的女子不断成长，五、六十岁的老先生也爱小妹妹。我亦有过一次机会，可惜运气不好，只得认命。”

一个能干的女律师轻声谈命运，气氛有点可悲。

“你可对表妹反感？”

“晓萌？我们已有多月没谈话。”

“案发当晚，你在何处？”

“我一直在恩师孙显荣家中，帮他处理文件，由下午五时至凌晨，后来在书房盹着，近天亮才走。”

“你也在孙家？可有见到刘晓萌？”

“孙宅有十八间房间，碰不到也不出奇。”

“但是……”言真追究，“是孙律师亲自邀请你俩，为什么不安排你们见面？”

“我们天天在公司共事，还需要什么刻意安排。再说，师傅也知道我俩不和。”

言真已经没有问题。

刘欢心站起来，“我还有事，失陪。”

言真看看她背影，“真是怪事。”

区忠信说：“两人都在师傅家，有师傅做时间证人。”

言真问：“可是有人买凶？”

“不会！”阿区摇摇头，“现场没有任何骚乱之处，一定是个很熟的熟人。”

“我们去找孙律师。”

“你怀疑他？”

“循例探访吧。”

孙家是间大宅，深灰色外墙，十分古肃。管家打开了门，言真说明来意。

片刻有一名秘书下来。

“两位督察，孙律师健康欠佳，只能与你们谈十分钟。”

她带着他们上楼。

另外有看护打开房门。

他们看到赫赫大名的孙律师躺在安乐椅上。

平日威风凛凛，不法之徒闻之丧胆，令对手声音颤抖的他，今日却受病魔折磨，并是一个衰翁，鼻端搭看氧气管呼吸。

他的眼神倒还算有神，示意言真及区忠信坐下。

言真把握时间，“孙律师，请问本年十一月二十一晚上八时至十二时，刘晓萌及刘欢心两人，是否在这间屋子里？”

他答：“是，我叫她们来处理一些文件。”

“她们有无离开过孙室？”

“完全没有，每隔半小时或四十分钟，她们会进来与我谈几句。”

“两姐妹一起进来？”

“不，分头进房来，她们各有各的工作。”

“何时离去？”

“欢心盹着了，我没叫醒她，两人都近天亮才走。那时，方医生来看我，说在门口看她们一先一后离去。”

言真抬起头。

她看到书桌上有一个银相架，照片中的少女巧笑倩兮，脸容甜美。

这时，看护走近并客气地提醒：“对不起，孙律师需要休息。”

病人这时说：“两位不是认为我的话有可疑吧！”

“呵，不不不。”

言真出了一额汗，孙律师的威严不灭。

他俩回到楼下。

铁证如山。

可是，言真不放弃任何机会。

她对管家说：“请问怎样称呼，可否说几句话？”

“不敢当，我叫顾嫂，在这里工作超过三十年。”

事先声明是忠心的老伙计，立场分明。

言真笑笑，“那天晚上，两位刘小姐可是一先一后来到？”

顾嫂回答：“不是，一个下午四时半到，另一个五时半，她们直接由公司来这里。”

“你也一直在屋里？”

“我要服侍两位小姐，一个喝威士忌加冰，另一个喝香槟，一个吃素，一个爱吃牛肉。”

言真又问：“银相架里的少女是谁？”

顾嫂神色有变，被言真看在眼内。

半晌，她低下头：“那是孙小姐的照片。”

“孙小姐在外国？”

“孙小姐一年前辞世，她在天国。”

言真一怔，忍不住问；“是什么病？”

可是秘书忽然出现：“顾嫂，送客。”

顾嫂连忙答应一声，去打开大门。

言真对区忠信说：“去查一查。”

区忠信亲自出马，一小时后回转派出所。

“言真，那是孙显荣唯一的女儿孙倩婷，一年前撞车身亡。”区信忠说。

“可是，当时我们都不觉那是孙大律师的千金。”

“有律师情商各报章老总，希望将该宗交通意外低调处理。”

原来如此。

“孙小姐当年多大年纪？”

“只得十九岁。”

“失事是什么原因？”

“醉酒驾驶，高速失控。”

言真不出声。

“去查一查孙倩婷。”

“言真，你竟怀疑一个经已去世的少女？”

“记得吗？我问顾嫂那天晚上的事……”

“她答案合理。”

“不，我只说‘那天晚上’，她已经知道我要问什么，清清楚楚作答，你想多奇怪。”

“呵，预先夹过口供。”

“可不就是早有准备。”

下午，言真在图书馆的档案找到资料。

报纸的新闻版上只得小小一段文字，没有照片。

清晨折的水仙花，尚未见到中午。

那是十八世纪英国诗人鲁柏般斯的诗篇。

同事寿贞走过来问：“在想什么？”

言真出示该段消息。

“呵，才貌双全的孙倩婷，真可惜是不是？她是我妹妹的同班同学，一般相信她因失恋自杀。”

言真怔住，又一个被人抛弃的聪明女。

同事感喟：“越是聪明，越是高傲，越下不了台，才钻进牛角尖。”

“有什么证据？”

“她的同学都知道她失恋后出现情绪问题，时时喝得烂醉，哭诉生无可恋，接着发生车祸。这一段公路算得安全，无弯无斜，但是车子

直冲进公园撞到树杆，着火焚烧，地上无刹车痕，救护车赶到只剩下一堆铁灰，你说像不像自杀。”

“当日你最先抵达现场？”

“不错。”寿贞叹口气，“汽车还在冒烟。”

“真可怕。”

寿贞说：“孙倩婷是御用大律师孙显荣的独生女儿，还有两年便可大学毕业。此事发生后，孙显荣的健康如江河日下，了无生趣，最近病着，听说已届弥留，他同亲友说，希望早日与爱女在天国相会。”

“那男人是谁？”

“他手段一定十分高明但是外型身份却不算突出。”寿贞侧头想了半天，“好像姓王。”

“王振南！”

“好像是，对，是否上星期凶杀案的主角？”

言真发怔，回到座位上，捧看头想了起来。

三个女子，一个男人，他叫王振南。

三个女子都是认识的，且是姐妹。

两位刘小姐是表姐妹，孙倩婷是她们的小师妹，真巧合。

言真把资料与区忠信商量。

区忠信动容，“呵，原来她们有这样的关系。”

“此案凶手已经站出来了。”

“你指是刘氏两姐妹？”

言真摇摇头。

“谁？”区忠信不敢透气。

“孙显荣大律师。”

“言真，你说什么？你累了，休息一会才继续工作也未迟。”

“阿区，你想想，他为什么要做假证供？”

“言真，他是孙显荣，他一生为施法公正作出无比努力和贡献，他栽培过无数法律界人才，帮助过不知多少有需要的人士。他受到社会

上、中、下三个阶层的尊敬，包括你我在内，他怎么知法犯法，给警方假证供？”

言真缓缓地说：“我们再去探访孙律师。”

“言真，他已病着，我们不好打扰他。”

“我一定要去，你不来算数。”

这一次来到孙宅，气氛又不同了。

刘晓萌开门，脸上有掩不住的悲切，但控制得很好。

“言督察，还有什么事？”

“方便见孙律师吗？”

“他叫我通知亲友来见他最后一面，你真的想麻烦他吗？警方不致于这样不近人情吧。”

区忠信看言真一眼。

陆陆续续又有亲友上门来，刘晓萌带他们上去。

每批约三五个人，逗留三两分钟便走。

刘晓萌在楼上的时候，轮到刘欢心招呼客人。

顾嫂请各人到偏厅用茶点。

言真轻轻说：“井井有条。”

“真不愧是法律界人士，竟安排得这样妥当。”

客人不约而同穿上深浅灰色服饰，头发面孔都修饰得十分整洁，低声交谈，随即退出，绝不扰攘。

言真大开眼界。

她对区忠信说：“将来我死也要这样，千万不要有人呼天抢地，要有尊严。”

区忠信啼笑皆非。

这时，刘晓萌过来说：“师傅说可以见你们。”

言真匆匆上楼去。

孙显荣仍然躺在那张安乐椅上。

他的脸色更加灰败了。

神智却还清醒，看见言真，他记得她，轻轻说：“年轻的朋友，可是来向我道别？”

言真走近，蹲下，忽然泪盈于睫。

人生到底为着什么，这样丰富的学识、伟大的志愿，倒头来，却敌不过死亡的阴影。

“别为我忧伤，”他说下去，“我很快可以见到倩婷，随即与父母团紧。”

言真哽咽。

“我心事已了，没有遗憾，你们明白吗？”

言真点点头。

他牵牵嘴角，像是露出一丝笑：“我太了解法律，法律有时太过松懈，你说是不是吗，言小姐？”

言真不出声，她用尽全力压抑泪水。

“说到底，我只不过是一个爱女儿的父亲。”

言真点头。

他已经把话说得极其明白。

言真只得缓缓退出。

他临终前替爱女报了仇，他是主脑，负责行动的另有其人。

刘欢心在楼下吩咐顾嫂做事，看见言真，向她点点头。

说也奇怪，同一间屋子，刘欢心与刘晓萌好像真的碰不上头。

言真过去轻轻说：“那晚，你们一起去找王振南可是？”

刘欢心一怔。

“他开了门，你们进去，三人一起喝了几杯，趁他不觉，用重物把他击倒在地，最后完胶笏他，然后，你与刘晓萌悄悄离去。”

刘欢心转过头来，一脸讶异：“言督察！你可是在构思一本小说？”

“用私刑是极其危险的一件事，妨碍司法公正。”

“言督察，你在孙宅谈法律？现时屋里起码有三位律师、五位大律师。”

“有时，有些人太懂得法律，所以才可以逍遥法外。”

这时，他们身后有一把冷冷声音说：“有时，有人是罪有应得，非死不可。”

刘晓萌终于与刘欢心同场出现。

刘欢心说：“倩婷是个人见人爱的好女孩。”

言真叹口气：“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三个聪敏的女子会同时被一个坏男人欺骗？”

没有人回答她。

“不可思议。”

这时，大门一打开，医生与看护匆匆上楼去。

两位刘小姐说：“失陪。”

她们也赶去照顾师父。

言真说：“走吧。”

区忠信喃喃说：“毫无收获。”

“怎么没有，整件事已经水落石出。”

他们离开孙宅，边走边谈。

“他们三人已含蓄地认罪，只是一点证据也没有，任务完成后两位刘小姐立刻回到孙宅，由师傅做时间证人，试想想，孙显荣说她们在屋内，警方还用什么怀疑？”

“那王振南该死。”

“是，他是该死，但在文明社会，似乎应该由陪审员裁决。”

“在文明社会，负心无罪，骗心无罪，警方甚至不能起诉王振南。”

“那王振南，究竟有什么好处？”区忠信始终大惑不解。

言真调侃师兄：“比你英俊，兼且风流惆傥，既会说话，又懂情趣。”

“可是没有良心。”

“他太自信，以为女人一有学问二有高职，即使上当也不敢声张，只得忍辱吞声。”

“可是他终于得到报应。”

言真不出声。

“就让孙氏师徒三人逍遥法外？”

“我相信刘家两姐妹会终身做恶梦。”

区忠信说：“是，我也这样想。”

“收队，此案结束。”

“什么？”

言真答：“每间警局都有悬案。”

第二天下午，就传出孙显荣因病辞世的消息。

社会各界都表示惋惜，政要、新闻界人士，甚至普通市民都觉得痛失英才。

接着，又传出刘氏姐妹退出法律界，到外国进修的消息。

言真知道她们这一去，会在众人眼中消失。

谁知道，也许有一日在小镇街角的糖果店，会看见刘晓萌在做生意，又或者在旅游区，碰到刘欢心在看橱窗。

不知怎地，言真知道她们有罪，可是又觉得她们无罪。

那晚，王振南的后脑受到重击，她们的衣服一定受到污染，但是，一早已经把证据全部消灭。

这件悬案有警世作用骗人和遗弃人，不是没有恶报。

《保管箱》

何怀真督察虽然年轻，在行内已经有点名气，她出名心细，有耐力，对证据锲而不舍，抽丝剥茧，终于破案。

各区遇着棘手案件，上头总是说：“去要求借调何怀真。”

怀真有一个明理的好上司，不但不妒忌，还处处为大局着想，叫怀真忙得透不过气来，每天至少工作十二小时。

对一个妙龄女子来说，不知是奖赏还是惩罚。

夏季，警署里居然淡静。

怀真趁空档阅读文件。

她的伙伴陈益听了一通电话同她说：“怀真，大众银行保险库遭到爆窃。”

“呵，保险公司头痛了。”

“人赃并获，故此银行方面希望警方低调处理。”

家真笑，“警方没有高调，也没有低调，有时成功破案，为著打击罪犯，才略为宣扬。”

“来，我们去看看。”

怀真诧异，“爆窃案有什么好看？”

这件案子由胡惟忠探员负责，他看见怀真，不以为然，“咦，福尔摩斯同华生大驾光临。”

怀真一笑置之，她走进银行保险库，只见一地都是翻倒的保险箱，珠宝、文件，撒得一地都是。

可见贼人并未得手。

陈益了解过案情，对怀真说：

“是内鬼所做，李志强是银行老臣子，做了三十年，年年坐大堂，从来没升过职，一直以来，负责开放大闸给顾客进入保险库，终于，他精神崩溃，昨晚半夜，潜回银行，用锁匙开放铁闸，凿开十多只保险箱。”

怀真静静聆听。

“他原本可以逃走，但是忽然想到逃亡生捱不易过，他气惨了，动警钟，静静等警察前来，束手被擒。”

真是奇案。

“警方搜集完证据后会请顾客逐个来点清财物。”

一共十多只铁箱撒在地下。

陈益说：“我们走吧，你说得对，没有什么好看。”

胡探员讽刺地说：“华生，不送。”

陈益不与他计较。

怀真却没有离去的意思。

她用一支铅笔，轻轻按动铁箱里跌出来的物件。

怀真一直好奇，何来那么多贵重的身外物？今日明白了一半，地上宝光闪闪，撒满珠翠，一不小心，踩碎数百万珠宝。

忽然，她的目光落在一只箱子上。

那只箱子里只有一只黄色牛皮纸信封。

仪真蹲下，细细察看。

陈益轻轻问：“有什么怀疑？”

“你猜信封里是什么？”

“嗯，微微凸起，似一把曲尺。”

陈益这时猛然一抬起头来，“这是一把手枪！”

他们两人立刻取过塑胶手套戴上，轻轻取起信封，打开，果然，一把小手枪跌出来。

胡惟忠脸色大变，他一早到现场，扰攘多个小时，竟没有发现这把枪。

“怀真，”他不再叫她福尔摩斯。

怀真同陈益说：“把枪交给胡探长。”

陈益轻轻说：“这是一把P380，半自动，六发子弹，点三八零口径，绰号‘幼婴九’，售价廉宜，约一百美元左右。”

胡惟忠说：“我立刻去查是否有人非法藏械。”

怀真仍在沉思。

陈益问：“你发现什么？”

“这把枪是旧型号，在保险箱内已经有一段日子。”

她与拍档离开了保险库。

“陈益，去查查谁租用这只保险箱，还有—那把枪可有登记。”

“不是交回阿胡办吗？”

怀真笑笑，“我们也应当出一分力。”

答案来了：“租箱子的人叫曾家伟，这是他的地址，六年前，他开始租用这只保管箱，每年依时寄上租金，但是，从来没有开放过箱子，一次也没有。”

“枪呢？”

“呵对，那把枪没有记录。”

怀真忽然赞说：“电脑登记资料真好，一查就有答案。”

陈益问：“现在，可是要去访友？”

“不，我们回警署，先仔细找一找，过去六年，有什么案子，同一把俗称‘幼婴九’的枪有关。”

陈益问：“为什么是六年？”

“因为它在六年前住进保管箱里。”

陈益拍一拍额角，“我真笨。”

虽然电脑资料库帮忙，怀真还是工作了整日。

终于她揉揉酸倦的双目，“有了。”

陈益说：“我这边也有一宗。”

“你先说。”

“六年前两个少年人屋行劫，持枪恐吓屋主，但有两名外籍佣工奋不顾身护驾，当场擒获两名贼人，那柄枪，正是‘幼婴九’。”

怀真抬起头想了一想，“不是这一宗，那把枪后来寻获。”

她思索时的神情有点可爱，侧著头，像一个孩子思念美味糖果。

陈益十分欣赏这个表情，不过，他自嘲：我岂敢有什么非份之想，与怀真合作已超过一年，连手也不敢碰她。

只听得怀真说：“真奇怪，一把枪，被我们无意中发现，指向悬案，有人沉冤可能得雪。”

这样说，一定有所发现。

怀真说，“六年前八月，有一中年男子倒毙街头，心脏部位中一枪，是致命伤，此案一直未破。”

“让我们立刻去探访曾家伟先生。”

怀真点点头。

根据银行提供的地址，曾家伟住在中等密集型住宅区一个单位内。

“他约多大年纪？”

“今年约廿七八岁左右。”

怀真按铃。

半响，一个中年妇人来应门，衣着朴素，神情有点忧郁。

陈益取出证件，“我们是警察，找曾家伟先生。”

中年太太一听呆住，上下打量这对年轻男女。

怀真问：“可以进来吗？”

她点点头。

“你可是他母亲？”

她又点点头。

“请告诉我们，曾家伟在什么地方，警方想与他谈几句话。”

那曾太太轻轻说：“家伟已于五年前患癌症辞世。”

陈益啊了一声，大为意外。

怀真表示歉意，“有他的照片吗？”

曾太太静静取来小小一本照片簿。

怀真翻开，只见一个朴实的年轻人，平头、白衬衫，一看就知道是个好学生，怎么会同一把无名枪有关？

这时，怀真的手提电话响了起来，她说声对不起，走到一角去听。

对方是胡惟忠，他这样说：

“怀真，这把枪，同六年前一宗谋杀案有关，经过弹道学家检查，死者胸膛的子弹，正由这把P380手枪发射。”

怀真嗯了一声，挂上电话。

她继续看照片簿，见到一张小小合照，曾家伟身边，有一个容貌清丽的少女。

“这是谁？”

曾太太说：“她叫叶田田。”

“是曾家伟的女朋友？”

“曾经来往过一个时期。”

“最近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去年，她在家伟生日那天，曾来探访我，她说她在白武士广告公司任职。”

“谢谢你。”

陈益好奇问：“曾太太，你不问警方为什么找曾家伟？”

曾太太镇静得几近麻木，她轻轻答：“无论为着什么，家伟已经不在人世。”

怀真觉得她说得正确，与陈益离开曾家。

陈益搔搔头，“死胡同。”

“曾家伟生前肯定知道这把枪的来龙去脉。”

“他同命案有关？”

“我们去查他的记录。”

他们两人会合了胡惟忠，人多好办事。

在国联医院里，他们找到记录。

怀真说：“曾家伟五年前病发身亡，终年廿二岁，曾获善终服务。”

“问一问送他最后一程的护理人员。”

怀真说：“奇怪，横看竖看，曾家伟都不像是藏有枪械而且会用枪的人。”

陈益走过来说：“我查过银行，保管箱年费由一个叫叶田田的女子缴付。”

“他的女朋友！”

“先去找叶田田。”

“不，顺时间序进行，先去国联医院。”

白衣白帽的护士长迎出来，“三位，找我有什么事？”

怀真欠欠身，“已是五年前的事了，这个病人，叫曾家伟，他的女友，叫叶田田。”

像是考护士长记忆，可是难不到她，她点点头，“我记得家伟，他最勇敢，从不抱怨呻吟，最后体重只剩下八十多磅，可是仍然到儿童病房去讲故事给小朋友听。”

怀真意外地感动。

“我们都不舍得家伟，对他印象深刻，他与其他三名病人志愿参加新药试验，其中两名病人至今生存，新药对他无效，坏细胞扩散。”

“叶田田可有来看他？”

“那秀丽的少女天天来，不大说话，切水果给他吃，他们握紧双手，有时下棋有时看书，她陪他走完最后一段路。”

“他父母亲呢，”

“家伟自幼丧父，他母亲是寡妇。她也极之坚强，我们没有看过她掉眼泪。”

听上去，三个人都非常高尚勇敢。

“自病发到辞世，曾家伟一共挣扎了多久？”

“有两年多。”

怀真看陈益一眼，那意思是，假使枪是他的，那么，当时他已经罹病，并且知道，他将不久人世。

胡惟忠说：“怀真，你去访问叶田田，我有个地方要去。”

怀真问：“你去何处？”

“我去翻查纪录，看一看当年在街头中枪那人的资料。”

“那么，我与陈益去找叶田田。”

叶田田真人比五年前的照片还要漂亮，清丽脱俗，打扮雅致。

知道了客人的身份，她有点意外。

“两位是警务人员，找我有什么事？”

“叶小姐，你认识曾家伟，”

她一怔，“家伟已不在人世。”

“可是，每年你都代表他，到大众银行去缴付保管箱年费。”

“是，家伟生前嘱咐我那样做。”

“你可知道箱内有什么东西？”

她摇摇头。

“他没有告诉你，”

叶田田答：“他只叫我每年到大众银行付款。”

直至几时？

“他没说，我猜想是直至永远。”

陈益意外，“永远？”

叶田田说：“我愿意为家伟做这件小事，家伟是我最好朋友。”

这时，有一个高大英俊的年轻人走进来，“田田，下班一起吃饭。”

忽然看见有陌生人在场，笑笑住口，“我待会再来。”又退了出去。

怀真想一想，“保管箱的事，就你一个人知道？”

“我想是。”

“谢谢你合作。”

叶田田起来送客，“不客气。”

怀真与陈益离开广告公司。

他们把车子驶到商业大厦对面，静静等叶田田下班。

陈益遗憾地说：“她已另有男友了。”

“那也是很应该的，曾家伟辞世已有五年。”

陈益叹口气，“是，活看的人总要活下去。”

话才说完，已经看见叶田田与刚才见过的那个年轻人亲密地走出来。

陈益问：“看到了？”
怀真点点头。
“叶田田同那把枪也有关系吧。”
“假设她知情。”
“那把枪，杀过一个人。”
“假设曾家伟是凶手。”
“死者是什么人？”
“很快会有答案。”
他们回到派出所，胡惟忠迎出来。
“那中年汉叫胡山，遗体无人认领。”
“啊，是流浪汉？”
“才不，身穿名贵西装，手腕上金表仍在，怀中有美国护照。”
“是外国人？”怀真意外。
“是，以游客身份居留了两年，无业、无亲友。”
“嗯，好不奇怪。”
“大都会，无奇不有。”
“怀真，他们都已经不在人世了。”
“不，叶田田还在。”
“她已获得新生，应当替她庆幸。”
“你好像很同情她。”
陈益答：“叶田田有一股楚楚动人的神情，男性会觉得吸引。”
胡惟忠也点头，“是，我亦愿无条件帮助她。”
“枪上可有指纹？”
“经过清理，全无痕迹。”
“怀真，也许应当忘记此枪？”
“不，我想再查。”
胡惟忠说：“我还有其他工作。”
陈益说：“我也是。”

“那么，我一个人跟下去。”

她走到曾家，同那寡妇说：“我想看看家伟的遗物，曾太太，你可以拒绝，但是，我希望你合作。”

曾太太凝视怀真，“何小姐，你已第二次来了。”

“我心中有一疑团，盼望解决。”

“请过来这边，你慢慢看。”

那是小小一栏寝室，房内布置同曾家伟生前一样，所有杂物，均未曾移动，时间凝住，他仿佛随时会得回来。

案上有一具私人电脑。

怀真灵机一动，坐到荧幕前边，开启电脑，荧幕让亮出一行字：打入密码。

怀真毫不犹疑打进田田两字。

内容即刻显示全是曾家伟大学里的功课，他是超级优异生，卷子上全是AAA，像一座小型火箭。

真可惜天不假年。

一些卷子下还有注脚—像：“该篇借出给李威廉交差——条件：着他捐一千元给夏令营”。

怀真微微笑，曾家伟还很有幽默感。

她迅速阅览资料，啊，终于找到了，日记?

可是，另外需要密码。

怀真想了一想，试“母亲”两字，不对—又想到“田田”两宇，是代表花叶丰盛之意，又是圆的同义词，她打入“圆圆”，档案即时开启。

曾家伟心中只有田田一个人。

日记一开始便写：“自医生处知道，我的病情已无希望，把消息告诉田田，她温柔劝慰，使我身心释放。！

怀真立刻取下软件，同曾太太说：“我想带回派出所看。”

“请便。”

“曾太太，请告诉我，你维持心境平静的秘诀。”

她答：“我有宗教信仰。”

怀真点点头，静静离去。

回到派出所，她全神贯注读曾家伟的日记。

他对自己的病情及治疗过程有非常详尽的记录。

但是怀真要看的不是这些。

日记不久提到田田的身世。

“真没想到田田有一个如此不贞的母亲。”

怀真立刻凝神。

“她不住替换同居男友，原本，每个人都有权享受私生活。但猥琐的男人不住上门留宿，使田田觉得极端困扰。”

看到这里，怀真已隐隐觉得一点不妥。

“田田说，过去一年，有一个美籍华裔男子成为她母亲的入幕之宾，自由出入，肆无忌惮，十分可怕。”

“这个男子没有职业，亦无收入，等于一个流浪汉，时时穿一条短裤，双眼瞪着田田，非常贪婪的样子。”

“田田害怕厌恶，向母亲投诉，但是她母亲说：‘我寂寞，我也是人，我需要人陪。’”

“他们时时在田田面前公然亲热。”

“田田想寄宿读书，我帮她四处找学校，并且愿意出手资助她学费。”

“最坏的事终于发生了，那男子趁酒意对田田动手，田田惊恐之余，大叫着逃出家门，反而被母亲掌掴。”

“我要求母亲收留田田，被母亲婉拒，田田还不足十八岁。”

“我彷徨痛苦，我一定要想办法帮助田田。”

“他又一次侵犯田田，田田离家出走，失踪三天，后来被我寻回。”

“我必需行动。”

“同学沈述祖家庭一向有背景，他曾经向我说，他表叔统率过百名手下在夜市找生活，以暴易暴，也许是唯一方法。”

怀真读到这里，已经明白了一半。

重病的他知道已不能长久保护田田，他需速战速决。

怀真黯然神伤。

她才见过叶田田，她不像是受过伤的人，也许，她已完全康复，也许，伤痕埋在心底。

曾家伟找到了同学。

“沈述祖替我买到一把枪，教我怎样用，他将举家移民南美洲——这把枪，送我作为礼物，因为我曾经帮他填过一些英文表格。”

“田田遭到非礼，她顽强抵抗，头脸受到殴打。需入院治疗。我劝她供出母亲及其男友的恶行。她不愿意看到母亲坐牢。”

“我们已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我尾随那男子出入赌档、酒吧及各种娱乐场所，这种人，像渣滓一样，可是他身体强健，有充份精力毒害社会。”

“而我，接受了最后一次化疗，新药试验又失败，已没有希望。”

“能在辞世之前帮到田田，使我略为好过。”

“我决定行动。”

日记写到这里，忽然停止。

再也没有其他记录。

怀真已经掌握足够据了吗?

在法庭上，当然不，一个能干的辩护律师会说：没有目击证人，这把枪，未必是那把枪，谁也不能肯定，保管箱内的手枪，是否由曾家伟亲自存人。

怀真想了一想，决定到叶家去一趟。

来开门的正是叶田田本人。

“咦，何督察，是你，请坐。”

小小公寓布置整洁雅致，一看就知道她一个人住。

“叶小姐不与母亲一起住？”

“我与她谈不来，早就分开生活，互不干扰。”

“可以把她的地址给我吗？”

叶田田淡淡说：“她已于去年病逝。”

怀真意外，啊，太迟了。

然后她问怀真：“你找她何事？”

怀真看看她清丽的面孔，她似真正全不知情。

“叶小姐，她曾有一个男友叫……”

叶田田的语气十分讽刺，

“家母生前男友十分之多。”

“那人，曾经冒犯你或试图多次冒犯你。”

“啊！他！”田田脸色转为灰败。

“这人后来死于非命。”

“他死有余辜！”

“在法律上，没有人可以私自判另一人死有余辜。”

叶田田不出声，她紧握双手，指节发白。

“曾家伟可有说过他会采取行动？”

叶田田颤抖，“什么，你们怀疑家伟？他是一个病人，他长期进出医院……”

“你是他的力量，他为着保护你，愿意牺牲。”

叶田田的记忆回到当年的绝境里去，把各种疑点联系起来，电光石火间，她像是得到了答案。

怀真把记录着曾家伟日志的软件留下给她，然后告辞。

过了几日，陈益问她：“那件悬案，你跟得怎么样？”

“你也知道是悬案，不容易侦破。”

“有答案吗？”

怀真想一想，“该死的人遭到惩罚，行私刑者已经病逝，罪魁祸首也不在人间，至于受害人，已得到新生，这就是结局。”

“叶田田全不知情？”

怀真笑笑。

“可要找她问话？”

“你说呢？”

“会不会由她指使男友杀人？”

“也不是没有可能。”

“看样子你已不打算追究。”

怀真不出声。

过一会见她说：“有一件事我不明白，为什么把那把枪存入保险箱？拆开扔到海里，岂非更加干脆？”

陈益抬起头，“也许，曾家伟想叶田田记得他。”

可怜的曾家伟。

“她的确没有忘记他，她年年去银行付款，又时时去曾家探访他寡母。”

“但是终于也另结新欢。”

怀真合上档案。

她的假设是这样的。

那天晚上，叶田田被母亲的男友打得混身血污、跑出来找到曾家伟，咬牙切齿地说：“我会杀死他。”

“不，”家伟镇定地说：“你有大好前途，这件事，由我负责。”

他让他爱的人看手中的枪。

他出去了，第二天早上，他来找她，轻轻说：“事情已经解决，你的烦恼终于结束，这是银行保管箱号码，每年今日，请去付年费。”

“箱里是什么？”

“你无需知道，每年那一日，请去探访家母，田田，我祝你凡事如意。”

《等待之之》

家齐刚坐下想喝一杯咖啡，就听到医院扩音器有人叫她：“周家齐医生请到急诊室。”

家齐立刻放下咖啡杯子匆匆赶去。

当值医生看见她连忙说：“是位老太太，心脏病发，刚被送进来。”

家齐马上诊治病人，帮她注射。

病人年纪尚未耄耋，现今医学昌明，许多人活至八九十岁，这位老太太不过七十岁左右。

家齐给她氧气，她示意想握住家齐的手。

家齐在她耳边说：“不怕，我们都在这里帮你。”

病人轻轻闭上眼睛。

家齐转头问：“甚么身份？”

“寡妇，姓于，独居，病发当时她正在社区中心老人休憩室打桥牌，突然倒地，即时由牌友送进医院，她算是幸运，如果在家中晕倒，恐怕就此失救。”

家齐安排病人做磁力共振素描。

病人轻轻呻吟。

“于太太，我是周家齐医生，由我照顾你，请放心。”

报告出来，家齐无言。

老人心脏已经衰竭，未必能够出院，只能尽力救助。

同时孙述尧走过来，“怎么样？”

家齐不出声。

她想起自己的母亲，亦因心脏衰竭去世。

家齐叹口气。

孙医生陪她走回餐厅，前头那杯咖啡早已经收掉，小孙买了一大碟炸薯条，上面淋满芝士酱，那样还不够，更要添一只沾满糖粉的甜圈饼（极累的时候真需要这样高热量的食物，甜得让自己忘记疲劳），狼吞虎咽。

“身为医生，吃得这样不卫生！”

他尴尬地笑，仍然把薯条塞进嘴里。

“不到三十，你会变成大胖子。”

家齐取过咖啡离去，这孙述尧一日不改可怕的饮食习惯，她一日不会同他约会。

本来想下班，心一动，她去看于老太。

老人躺在床上，气息微弱，神情却十分镇定。

听见脚步声，她轻轻转过头来，她认得家齐，“是周医生吗？”

家齐坐在她身边。

她忽然说：“之之还没有来。”

“之之？”

“之之是我女儿，同你差不多年纪，她怎么还不来？”

家齐问：“你们可有通知她？我去替你打电话。”

“之之不在本市，她到纽约出差去了。”

家齐微笑，“她一定很能干，我代你通知她。”

“不，这个时候，她应该在飞机上，她答应回来与我过生日。”

“那么，她稍后一定会出现。”

家齐终于脱下白袍下班。

孙述尧在门口等她。

他这样说：“为着你，我曾经改吃杂菜沙律，吃得我满肚胃气，半夜绞痛，又饿得浑身颤抖，四肢发软。”

家齐不去理他。

“再给我一次机会。”

“述尧，你还像个大孩子。”

“那么，照顾我，陪我吃饭。”

说到吃，家齐的肚子响亮地咕咕叫起来。

孙述尧走运了。

他俩到西餐厅坐下。他忙不迭叫了一客十六安士的纽约牛排，还加一条龙虾尾，据案大嚼，一边灌啤酒，最后来一碟巨型苹果馅饼

——这是一个FB的好铜子。

他笑着抹嘴，“吃死算了。”

这话由一个年轻医生说出来，叫家齐生气。

家齐只吃小小一块蒸鱼。

小孙怀疑，“吃那么一点点，够力气吗？”

他送家齐回家，在门口道别。

一打开门，寂寞迎面而来。

布置雅致的厅堂不过是一条走廊，家齐从不逗留，一直向睡房走过去。

她更衣淋浴，然后到书房去处理文件，独自伏案，做到深夜。

睏了，抬起头来，恍惚听见慈母殷殷嘱咐：“家齐，功课固然要紧，也得找个对象。”

家齐没有一日不思念母亲，今晚特别心酸。

她关熄电脑，上床睡觉。

第二天如常回医院工作，

她第一个视察的病人是于太太。

于太太见到她，第一（句）话说：“之之还没来。”

“是哪一家航空公司，甚么班机，我帮你问。”

她记忆清晰，“北方航空，四三三班机。”

“我先帮你去查。”

当值医生走过来，示意家齐到一角说话。

“病人已进入弥留状态，需通知她亲友来见最后一面。”

家齐点点头。

“她似乎在等她的女儿之之。”

家齐说：“她正自纽约赶来。”

家齐打电话托一个在飞机场工作的朋友查问北方航空四三三班机。

朋友呆住，“周大医生，北方航空在十年前早已结业，你找谁？”

糟，老人思路已经迷糊。

家齐回到病人床边。

于老太对她说：“我忽然想起来，之之不知道我进了医院，她一定在家空等，打电话去我家，你一定可以找到她。”

这时看护走过来，“我们打过你家中电话，没人接听，老太太，你快休息，别胡思乱想。”

家齐问：“没人听电话。（？）”

“是，她独居，也许女儿根本不知道她出了事，我们亦不知如何联络她。”

家齐恻然。

那边，于老太说：“这是我家门匙，之之来了，请开门让她进屋。”

看护轻声说：“她神智渐渐模糊。”

家齐心酸，是，她已走到尽头。

她走过去探头问老太太：“想吃什么水果？”

“水蜜桃。”

“我替你去找。”

家齐打电话叫办馆送来，亲自切开放小碗里，让看护用叉子喂她吃。

老太太笑，“所有食物，都不及小时候好吃，幼时由母亲喂食，特别滋味。”

家齐点头，谁说不是。

“你呢，周医生，你的妈妈呢？”

家齐没有回答。

老人累了，沉沉睡去。

她家里电话，仍然无人接听。

家齐得去忙别的病人。

当天下午，她要做一项手术，三个多小时站在手术床边，精疲力尽。

出来时脱下手术袍，向病人家属报喜：“令尊可望完全康复。”

那家人感动得哭泣。

家齐回到办公室，孙述尧过来找她。

“看你，瘦得只剩一管鼻子。”

家齐看着他，“你永远轻松无汗，佩服之至。”

“我自七岁就立志做医生，早有心理准备。”

家齐只得笑说：“大言不惭。”

这个时候扩音器又叫她名字：“周家齐医生请到七零一病房。”

家齐连忙去看于老太。

她呼吸急促，陷入昏迷。

家齐立刻说：“接上维生器——术语是这么说的吗？”

看护说：“看样子这次她出不了医院。”

家齐不出声，这情况，太像当年她母亲的遭遇。

“可怜，一直叫着之之的名字。”

“她还没有出现？”

看护摇摇头，“不孝。”

“下了班，快去看你母亲。”

“周医生，我正打算这么做，你买的水蜜桃，我也订购一篮，带回娘家给母亲品尝，趁她健康有力，多孝敬她一点。”

家齐称赞：“做得好。”

于老太个子小小，人很清癯，躺在床上，身型只一点点大，像个孩子。

家齐刚想走，于老太叫住她。

她忽然清醒了，“周医生，有时间吗，说几句话。”

家齐转过头去，“甚么事？”

“桃子很好吃，谢谢你，幼时，我家园子里有一株桃树，家母告诉我，齐天大圣孙悟空最爱偷桃。”

呵，早年的琐事记得那么清楚。

“家母一定要让我读书，不顾家父反对，终于供我读到大学毕业。”

家齐意外，坐下来听她细说。

“我在英华中学教了三十年书才退休。”

没想到于太太曾经拥有光辉事业。

“像所有女子一样，我找到对象，结婚生子，组织家庭，真没想到时间过得那样快，匆匆数十年，猛地抬头，发脚已白。”

家齐静静聆听。

“我常同之之说：日月如梭，光阴似箭这两句话，原来形容得再真确（正确？真切？）没有。”

家齐微笑，说得再对没有了。

“之之在摩根史丹利任职，公司派她去纽约开会，唉，来去匆匆，总没有时间结识男友，她说自从父亲去世之后，要多些时间陪我……”

这时有看护推门进来，“周医生，急症室找你。”

家齐按住于老太的手，“我稍后再来。”

急症室有一初生儿，浑身蓝色，一看就知道心脏有毛病。

救护人员说：“幼婴母亲是非法入境者，昨晚在家中产下婴儿，今晨忽觉不妥，毅然送院，我们已通知警方。”

那母亲十分年轻，产后身体虚弱，瑟缩一旁，受惊过度，已不会哭泣说话。

“叫传医生替她检查身体。”

家齐抱起婴儿，她小心检查，“左心室有点问题，立刻送素描室，准备做手术。”

她同那母亲说：“你做得很对，你是好母亲，孩子的确应该送到医院诊治，我们会照顾他。”

黄昏，家齐没想到孙述尧会坐在露天停车场等她。

他问：“大国手，那婴儿怎样？”

“小事而已。”

“老人呢？”

家齐想起来，用汽车电话拨到摩根史丹利会计师行查询。

对方查半晌，“无此人。”

“请再找一遍。”

那接线生很礼貌，“我替你接往人事部。”

人事部女职员也很客气，“我们这里无论哪个部门都没有于之之这个人。”

家齐颓然挂上电话。

孙述尧安慰她：“一定是老人记错了，来，我们吃了饭再说。”——这个孙可爱的

他带她去吃粤氏海鲜：白汁龙虾、清蒸红斑、炒响螺片、清汤鱼翅（想是师太自己馋了，点这么多），他据桌大嚼。

家齐一声不响，在心中想：这于之之，到底去了何处？

吃完了，小孙抹抹嘴：“美味美味，民以食为天。”

他把车子开到水果档，挑了一大篮时鲜果子，送给家齐，自己顺手取了一只大石榴，当场剥开来吃。

家齐忽然觉得他像一个大大开心果，自有可爱之处。（再不发现人家可爱，这上下可就要被我抢了来。师太手下，难得看到比女主角可爱的男生的。）

“可否到你家去喝咖啡？”

“嗄，你肚子尚有空档？”

他一直笑嘻嘻。

“我需回医院一次。”她推搪。

“好，下一次吧，我会锲而不舍，争取你的欢心。”

家齐笑起来。

医院气氛永远沉重。

于老太已经入睡，看护说她仍然叫着之之。

家齐问：“于家的门匙呢？”

“在这里。”看护把一串钥匙交给她。

家齐去查她的地址，于老太住在上乡村十号甲座，那是近郊一列设备完善的新建村屋，环境清静，没想到她有一幢理想居所。

看护问：“周医生可是去找之之。”

家齐点点头。

她独自驾车往上乡村去。

很久没接近郊区，都会天天在扩展中，所谓郊外，名存实亡，可是到底树木花卉均比市中心茂盛。

车子停在十号门口。

家齐取出门匙，找到甲座，轻轻开启大门，推门进屋。

小小客厅布置得十分雅致，书特别多，沙发边有正在编织的毛衣，茶几上放着茶杯及饼干碟子，可见前日于老太打完桥牌打算立刻回来。

不，之之不在。

之之全无影踪。

家齐十分无奈。

她走近电话，录音机上有留言，家齐按擎。

“于太太，你好吗，中心打算替你庆祝生日，请尽快覆电。”

“于太太，我是你邻居方太太，今日不见你出来散步，可是身体不适，需要帮忙吗？”

“老师，下星期天李世雄、胡逮华、黄其苓、吴为、严旭与我想来探访你，方便吗，请给我电话。”

“于太太，你银行定期存款到期，请电大众银行秦小姐。”

有许多人关心于老太。

家齐目光落在书架上一幅照片上。

呵，这一定是之之，她脸容秀丽，头戴方帽子，手拿文凭，是在校园拍摄的毕业照片。

书桌上还有一本大照相簿，家齐过去轻轻翻阅。

终于，她在一张白纸上留言：“之之，见字速来医院，周家齐医生留字。”

这时，大门忽然被推开，有人进来，“你是谁？”

家齐大吃一惊，“你又是谁？”

“我是于太太邻居方太太，见她家有灯光，过来看看，小姐，你是什么人？”

方太太走近，她是一个打扮朴素的中年女子。

家齐答：“我是周医生，于太太前日入院，现已垂危，她一直叫着女儿之之名字，她想见之之，这里可有人知道之之下落？”

“之之？”方太太呆住。

“听说之之出差到纽约公干，几时回来？怎样与她联络？”

方太太惊愕地看着家齐，“她说要见之之？”

家齐顿觉不妥，她轻轻问：“之之呢？”

方太太回答：“之之十余年前乘北方航空公司四三三班机往纽约公干时失事丧生。”

“之之永远不会回来了。”

家齐跌坐在椅子上，忍不住怔怔落下泪来。

方太太亦哽咽，“于太太一定是病得糊涂了。”

家齐浑身颤抖。

原来老人一直在苦苦等候的，是一个永远不会回家的女儿。

家齐垂头不语。

方太太把大照片簿翻到最后一页，给家齐看，“周医生，这是当日飞机失事的新闻剪报。”

家齐深深叹息。

“于太太的病怎样？我明早去看她。”

家齐点点头，站起来告辞。

她把车子驶到山顶极高之处，下车，仰起头看星光，这一晚天气好，万里无云，星光灿烂。

家齐轻轻吟道：“母亲想我一阵风，我想母亲在梦中。”

终于，她驾车返回医院。

护士见她，立刻问：“找到没有？”

家齐摇头。

护士低下头来，过一会儿说：“我下班了。”大家都十分无奈。

家齐进病房去看于老太。

她身上插着管子，气息微弱，就在这个时候，她睁开双眼，看到家齐，忽然露出极其喜悦的神情来。

她叫：“之之。”

家齐走近。

“之之，你来了。”

家齐鼻酸，在这个昏沉时分，老人盼望过度，认错了人。

家齐不想澄清更正，她握住了老人的手。

“之之，你终于来看我了。”

家齐轻轻答：“是，我在这里。”

“十多小时航程，你可疲累？”

“不，我很好，我不累。”

老人忽然问：“之之，你原谅妈妈，你不再恼怒？”

家齐一怔，她这样答：“我不会因任何原因与妈妈不和。”

“那太好了，”老人流下泪来，她松口气，“之之，我想了又想，那件事，的确错在我。”

是甚么事?

“之之，陈平不是理想对象，他不羁，任性，没有责任感，我不想你吃苦。”

呵，这里边牵涉到一个不为家长所喜的年轻人。

“因为他的缘故，你与母亲生分，我俩试过好几天不说话，接着，你搬了出去住。”

家齐低下头。

“做母亲的怎么也不明白，自小由我把你带大，照顾你生活中所有细节，剪头发修指甲，补习功课教弹琴，每日放学谈心事，可是忽然认识了这个男孩，不到几个月，你就要离开母亲，我不明白……”——这个于太太，做老师，竟没有学过心理学青春期，荷尔蒙之故呀。

她呛咳起来。

“真叫我伤透了心。”

家齐黯然，子女长大，一颗心就朝外。

“妈妈含辛茹苦——”她说不下去。

家齐把她的手放在胸前。

“原谅妈妈。”

家齐说：“那宗误会，我一早已经忘记。”

老太太点点头，“你终于来看我了。”

她闭上双目，微微笑，就在这个时候，不再郁动。

家齐轻轻放下她的手，按铃叫人进来。

她嗒然走出医院。

那一整个晚上，她辗转反侧，终于等到天亮，她松口气，更衣出门。

孙述尧在楼下等她，按响车号。

家齐走过去，“齐天大圣你早。”——孙家小子的机会来了。

他微微笑，“特地接你去吃早餐。”

他把她带到路边小食档摊，坐在简陋的台凳上，吃豆浆粢饭油条。

“老板，加廿只生煎馒头，一半葱一半芝麻。”

家齐学着他的样子，洒上辣油，吃许多，忽然心胸间充满满，悲怆顿减（正该如此，再难过还得活着不是；活着就要吃饭，吃饱了才有力气解决问题。我常常说，如果我连饭都吃不下，坐在电脑前却感到累，那就是我病了~~~~~~）。

家齐得到新的哲理，怪不得老孙一直爱吃，原来吃饱有这样的好处。

到了医院，他拍拍她肩膀，“忘记昨日不愉快的事，踏实地应付今日更不愉快的事。”

家齐不得不笑出声来。

方太太来了，迟到一步。

她身后还有一个高大英俊的男子，家齐一直以为是方太太的儿子。

但是这位好心的邻居太太这样介绍：“这是之之从前的朋友陈平，由他来办理手续。”

呵，就是他造成母女间不可弥补的裂痕。

只见他衣着大方时髦整洁，剪平头，态度沉着。

于老太好象错看了他，不羁的少年也会长大成熟。

家齐说："请到这边来。"

他一声不响，耐心办理手续。

家齐忍不住说："你还没有忘记之之。"

他一怔，轻轻答："没有人会忘记之之。"

家齐点点头，"我相信是，之之一定敏明可爱。"

"她热诚待人，在我一生最低落时刻拉了我一把，那一年，我父母离异，我因此自暴自弃，她主动帮我补习功课，劝解我鼓励我，叫我振作起来。"

家齐十分感动。

"我们彼此相爱。"

家齐脱口问："现在呢，你有家庭没有？"毕竟十年已经过去。——这个时间有点问题吧，之之出事已十余年，而前头说于太太已70了呢。

他摇摇头，"我没有再去注意别的异性。"

"你至今独身？"

陈平低下了头，"那次她到纽约，其实是为着冷却我们之间的关系，于老太一直不赞成我们来往，她是寡妇，只得一个女儿，她不舍得，又不放心我这个人，之之答应母亲，一个人冷静地在纽约再加思考。"

可是飞机偏偏出事。

"于太太一直内疚，我与她的关系反而好转。"

多么讽刺。

"周医生，谢谢你送了她最后一程。"

家齐不出声。

陈平说："骤眼看，你真的有点像之之，不过，比之之英明果断。"

家齐轻轻说："不敢当。"

陈平留下名片走了。

他现在是一家电脑动画公司的老板。

这时，一个少女一边痛哭一边跑进来，“我妈妈呢，我妈妈在哪里？”

看护按住她，“小姐，静一静，这是医院，告诉我，你母亲是谁？”

“刚在街头晕倒，被送进来。”

“我明白了，跟我来，她情况稳定，你还来得及。”

还来得及，真幸运，她还来得及。

孙述尧在要紧关头又出现了。不知怎地，家齐对他渐渐好感，感情真的需要培养。

“家齐，下个月一起放假如何？”

“去哪里？”

“近些，去箱根，远一点，到尼亚拉加，我们去看枫叶。”

“我会详加考虑。”

“何必想那么多，是担心名誉吗？”

“不，是要想一想，是否许多事，都需趁来得及的时候做。”

“我保证旅途中，你会吃得最好。”——那还等什么

“我相信你做得到。”

“那么，我去订飞机票。”

“孙猴子——”

“嘘，给人家机会，也给自己机会。”

家齐终于点点头。

《守护天使》

丘家三姐妹一知道外公有病，立刻开会，决定把外公挪到家中，与她们同住。

外公本人第一个反对。

“我姓秦，你们姓丘？怎好住到你们家中，没这个规矩。”

大姐一言说：“外公，你当来度假。”

二妹两语笑，“我们妈妈也姓秦。”

三妹珊话才十七岁，握着外公的手，“四祖只剩你一人，不当心点行吗？”

大家都啐她。

她们的姑妈知道这件事后？沉吟说：“家里多个病人，责任重大。”

“我们知道。”

“你们三人都有职业学业在身，怎么忙得过来？”

“我们决定一放学便回家，绝不在外游荡。”

姑妈笑笑，“需知道，请客容易送客难。”

“外公对我们那样好……”

“是，你们三个，其实由外公外婆带大。”

珊语说：“反哺是孝行？姑姑？你说可是？”

“需量力而为，雇—个好保母，帮着一起服侍老人。”

三姐妹点点头。

“这件事？可能拖十年八载，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一言爽朗说：“没有关系，见一步走一步，过一年算一年。”

两语也接上去：“总不能把生病的外公一个人丢在小公寓里。”

“外公是什么病？”

“肠有肿瘤。”

“你们母亲知道了吗？”

一言点点头。

姑妈不喜欢她们的母亲。

“她不回来照顾老父？”

“纽约餐馆生意忙，走不开，已汇了美金来，着我们雇看护或是保母。”

姑妈点头，“肯寄钱来，也算不错了。”

一言说：“就这么决定了。”

母亲在她们父亲去世之后已经改嫁，姑妈与她已无来往。

她又生了一个儿子，叫王文俊，比珊语小三岁。

三姐妹承继了父亲遗产，住在郊外一间宽敞老平房里，年年婉拒生母建议，不肯搬到纽约。

姑妈称赞她们好志气。

私底下一言叹口气，“干吗要过去做油瓶。”

她已在一间出入口公司任职会计，自给自足，又有男朋友，不想动。

两语这样说：“我不想叫陌生人爸爸，或是叔叔。”

珊话更直截，“有自己的家，干吗去寄人篱下。”

连到纽约观光都不肯。

三姐妹相敬相爱地生活。

她们把楼下书房整理出来，趁外公住院做手术期间，把他的东西全部搬来安顿好。

又把外公旧居重新装修。

老人精力与财力都不足，衣著外表住所都愈来愈邋遢，叫三姐妹心痛。

她们三人集中能量，立刻开始工作，不到两个星期，外公旧公寓已经焕然一新，热水炉、冷气机，全体换了新的，即使他闹着要回旧居，她们也比较放心。

母亲与她们通过电话：“钱够用吗？”

“妈妈请回来—次，他想见你。”

“我尽量想办法。”

一言把电话拿过去说：“都这么些年了，还有芥蒂？”

“他当年恨恶我改嫁。”

“他怕你吃亏。”

“算了，我看看能不能来。”

“他此刻在医院，明日做手术。”

母亲已挂断电话。

真欷嘘：一家人至亲都有那么多误会。

她们三姐妹一起到医院看外公。

一个带报纸杂志，一个带水果，珊话最细心，带了外公常用的绿豆壳小枕，医生笑，“秦老先生，这都是你外孙女？”

老人开怀，“是我的守护小天使。”

医生肯定说：“有她们支持你，你一定会完全康复。”

一言说：“我也这样想。”

割除肿瘤手术十分顺利成功，但老人体弱，医生叮嘱：“好好照顾外公。”

这时，姑妈介绍的保母也到了医院。

出乎三姐妹意料之外，那是一个男看护，年轻、沉实、不多话，他说：“叫我阿坚可以了。”

他把外公轻轻抱上轮椅。

三姐妹感谢姑妈好介绍。

—星期后他们接外公出院回家。

外公体弱，呼痛，三姐妹都侍候在侧。

一言下了班立刻赶回家陪伴。

两语念大学最后一年，在家温习，顺道照顾外公。

珊话下午三时就下课，本来爱逛商场的她放弃了这个习惯，回家做功课。

外公康复得比较缓慢。

医生说：“不如住院观察一个时期。”

“他不愿意，我们不想勉强。”

阿坚说：“他好像缺乏一种意志。”

医生沉吟，“你们要多多鼓励他。”

当天，外公说：“昨晚我梦见你们外婆？她同我当年第一次看到她时那么漂亮，直长发梳马尾巴，小衬衫，大蓬裙。”

一言不出声，心中恻然，鼻子发酸。

阿坚说：“我推外公到公园去走走，晒完太阳回来。”

他们出门，两言在厨房教女佣做外公爱吃的素饺。

这时，有人按铃。

三姐妹一起去应门。

门外站着一个年轻英俊的陌生人。

他穿黑色西装，头发梳理得非常整齐，脸色苍白，斯文有礼。

看到她们三姐妹，他先是一呆。

一言问：“请问找谁？”

“秦卓武老先生。”

“他到附近公园晒太阳去了，稍后回来。”

陌生人冲口而出：“他不是独居吗？”

两语答：“本来是，他有病，现在与我们住，方便照顾。”

陌生人又问：“你们是谁？”

珊话答：“我们是他外孙女，即是他女儿的女儿，请问，你又是谁？”

陌生人一怔，“我是他朋友。”

“朋友？你们年纪仿佛不大对。”

“我们在奕棋会认识。”

“原来如此，”一言问：“你想进屋来等他吗？”

“不知可方便？”

“没问题，请问贵姓？”

“我姓晚，早晚的晚。”

年轻人彬彬有礼，就是有点怪，连姓氏都那么特别。

三姐妹热情招呼他，取出香茗糖果水果。

人客踱步到茶几边？看到—副下到一半的象棋，不由得站定了看。

一言笑说：“这是珊话同外公下着玩的，小妹，你有时间，陪客人下棋。”

客人技痒，老实不客气坐下。

珊话朝大姐睐睐眼。

三两下之后，人客额上冒出汗珠，他高估了自己的棋艺，小觑了小妹。

珊话自五岁开始就称小棋霸，赢得无数糖果，是天才棋手。

客人输了。

他大大讶异，“真没想到在这里遇到国手。”

珊语顽皮地问：“该怎么罚你？”

陌生人抬起头，“这样吧，我输三天给你。”

两语走近，“三天，什么意思？”

“老人会明白。”

他站起来告辞。

“你不等我外公了？”

“我三天后再来。”

走过厨房，闻到一阵香味，“这是什么食物？”

“秘制麻油素饺。”

一言盛了一小碗出来，“谁品尝？”

那香气实在太诱惑，他也不怕熨，吹几口气，一下子吃下去。

“哗，”他赞叹，“如此美味，天下无双！”

一言说：“下次来再请你吃。”

两语一算，“是三天后，那么，是星期六罗。”

珊话笑，“再见，不送。”

他开着一辆小小黑色车子，疾驶而去。

他一定，外公与阿坚就回来了。

三姐妹如此这般把人客来访的事告诉老人。

老人非常沉默，阿坚亦不出声。

半响，阿坚问：“他说他叫什么名字？”

一言答：“他说他姓早晚的晚。”

老人—愕，像是明白了什么，低头不语，然后轻轻说：“是，人人都是早晚问题，我不怕。”

一言蹲下问老人：“外公，你说什么？”

三姐妹莫名其妙。

外公笑了，“来，先吃咸点，再吃甜点。”

但是阿坚很沉默。

夜深，待老人休息后，他同三姐妹说：“我想与你们谈谈。”

一言问：“有什么问题？”

“那个姓晚的年轻人，腮上可是透着一股黑气？”

两语笑：“形容得真好，那样英俊的人，却没有亲切感。”

阿坚说：“我护理过不少病人，我见过这个人。”

“他是谁？”

一言似乎有点明白，“三妹，听阿坚讲下去。”

阿坚看了一言一眼，轻轻说：“你外公早年与他奕棋，输了很多，他此刻来讨债。”

两语站起来，“大姐，我们报警，外公有病，这人若不住噜苏，岂非不妙。”

“不，”一言按住二妹：“欠债还钱。”

阿坚点头，“说得对，他三天后再来，你们好好招呼他。”

“他喜欢什么？”

“他特别喜欢分输赢游戏，又嗜吃，也贪热闹。”

珊话笑笑：“多么奇怪的一个人，我才不会敷衍他。”

“不，”一言说：“我们必须好好打发他。”

阿坚说：“届时，我会陪外公到图书馆去避一避。”

“去多久？”

“不知道，他没有耐心，不会久留，最多一两个小时。”

一言点点头。

“你明白我的意思？一定要打发他。”

一言很坚决地说：“你放心，我尽力做。”

一言开始准备。

三年前她曾到法国南部普旺萨学习厨艺，她的一手法国菜人人称赞，她尤其擅长做甜品。

三姐妹好客，招呼朋友，对她们来说，是—种乐趣。

两语把她珍藏的三套盗墓者电子游戏拿出来，投射到三十七寸大电视上，她有骄人成绩，每战每胜，绩分全亚洲第三。

小妹珊语说：“不知他可会跳舞？”

她取出音乐唱片。

阿坚绕着手臂忧郁地看着她们张罗。

他轻轻说：“人愈多愈好，他喜欢热闹，但又怕人多。”

一言低下头，“假使妈妈肯回来就好了。”

三天后的约会时间已届。一早外公就穿好衣服，像在等人。

老人神情泰然，毫不在乎。

一言过去伏在他膝上。

外公温言说：“一言，你是大姐，你振作点。”

一言握紧拳头，“是，现在我是一家之主。”

她到厨房准备五道菜式，妹妹在一旁做助手。

连平日不言不笑的阿坚都说：“是什么香味？十里外都闻得见。”

一言先做了香荽蒸鱼给外公吃了，叫阿坚陪他到图书馆去。

外公说：“我不去。”

“外公，我想借—套线装红楼梦，你替我办。”

阿坚急急推着外公出门。

珊语守在窗前，忽然她说：“客人来了。”

那辆黑色小车停在门前。

两语立刻去打开门，“欢迎欢迎。”

那年轻人发愣，他从来没听说过有人会欢迎他。

珊语把他拉进屋内，斟出香浓手磨檀岛咖啡，一言捧出一碟子银丝玻璃糖，都做成可爱小动物形状，香气扑鼻。

“试一试，糖还热呢，是我亲手做的。”

那姓晚的年轻人不置信，“你会做糖？”

“又不是制火箭，来，试一试。”

非得给人客一点甜头不可。

珊语俏皮地说：“小晚你请留下吃晚饭。”

客人怔住，“小晚？”

“是，就是你。”

“你们的外公呢？”

一言取出龙虾奶油汤，“请不要客气。”

那位晚先生看到粉红色切成薄片的龙虾，不禁垂涎三尺，一言卜一声开了香槟。

他脱下外套，坐到餐桌前，一言又取出两片黄蒜茸面包。

他呆了，不发一言，吃了起来。

一言不停手，叫两语帮着上菜，接着取出鹅肝酿鹧鸪、清蒸朝鲜蓟、煎小羊扒。

人客—边享用—边问：“你外公呢？”

他忽然听见电子游戏机传过来的音响，他跳起来，“盗墓者！”

两语笑嘻嘻，“可不正是盗墓者。”

一言发觉人客两眼放光。

“好，就一边玩一边等你们外公回来。”

“吃了甜品才开始。”

“什么甜品？”

“中式酒酿桂花汤团。”

“一边吃一边玩游戏可行？”

一言笑：“当然可以。”

她用小碗盛了汤团出来大家分享。

小晚先生吃得“唔唔”连声。

两语与大姐交换一个眼色。

开头的时候，她让他赢，渐渐，她扭转局势，这个游戏她玩得滚瓜烂熟，而且手指纤细、灵敏，尽占上风。

小晚先生的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喃喃自语："我又输了。"

这时，珊话播放音乐。

"大姐，二姐，来跳探戈。"

人客摆手，"不跳了。"

一言温柔地说："别扫兴。"怎么可以让他休息。

他技痒，又喝了香槟，三个女孩又那么漂亮可爱，他不由得被珊话自沙发中拉起来。

他舞技精湛，可是珊话也不差，她系上大蓬裙，与他合拍地跳了三只探戈。

一言与两语大力鼓掌。

不知就里的邻居会以为她们家在开舞会。

一言说："轮到我了，晚先生，请赏脸。"她向他邀舞。

音乐转为慢三步。

客人问："你的外公呢？"

一言笑："吃饱喝醉，正在跳舞，还好意思问人家外公在什么地方。"

他沉默了，片刻说："你讲得对，我下次再来。"

一言震惊，"你还要再来？"

"下次不再吃喝玩，先办正经事。"

一言不甘心，"这次又怎么算法？"

人客凝视她，"一言你绝顶聪敏，这样吧，我赐你们体贴的丈夫与听话的孩子。"

"成功事业呢？"

"那不算什么，非常辛劳；成功不是一切，失败又一无所有，相信我，对一个女子来说，家庭幸福最重要。"

一言微笑，此君外型时髦，思想古旧。

他看看时间，“我得告辞了。”

两语送他到门口，他仍然开黑色小轿车离去。

一言问妹妹：“累吗？”

“不累，他这个人很古怪，但很会玩，又懂游戏规则，输了不赖，又跳得一脚好舞。”

一言不知是好气还是好笑，“说得好似不介意约会他似的。”

天暗下来了。

一言用手提电话与阿坚联络：“可以回来了。”

“我们就在附近。”

轮椅上的外公已经盹着。

阿坚把他抱上床去，轻轻掩上门。

他看到珊话正在收拾音响设备，诧异问：“你们跳舞？”他骇笑。

一言点点头，“他玩得很高兴。”

两语说：“这年轻男子到底是谁，怪有趣。”

阿坚吃惊：“你们不怕他？”

“怕？”珊话说：“为什么要怕？大姐，外公到底欠他什么？”

一言悄悄与阿坚说：“他还会再来，这次，不再预告时间。”

“下次，他志在必得。”

一言落下泪来，“我守在外公身边，同他理论。”

阿坚沉默。

接着几天，外公的健康似乎有进展，他吃得比较多，睡得也稳。

一言告假，在家陪他。

星期六上午，阳光十分好，大家都没有出去。

外公有话说：“三姐妹过来一下。”

大家围到他身边。

外公说：“这段日子，难为你们了。”

“外公怎么说起这种话来。”

老人笑笑，“一言，你要有心理准备，人老了总会到另一个世界去。”

“还有很久很久一段时间。”

“这间老房子，就留给你们住了，婚后即使搬出去，也不要卖掉，若干证券及存款，你们平分。”

三姐妹垂着头。

这时，电话响了，学校有要紧事，叫珊话回去—次。

接着，有朋友来找两语，她跟他们出去。

阿坚说：“我去替阿公取药。”

屋子里只剩一言与外公。

跟着，她男友叫她：“我舅舅自美国回来，一起午饭。”

这可是调虎离山计？

“不，我要陪外公。”

他不高兴，“一言，这段日子我们生疏了，我都找不到你。”

一言答：“我家有事，你应当支持，怎么反而怪责？”

她也不悦，挂上电话。

外公在房内休息，一言守在房门口。

她也累了，有点眼困，忽然觉得有人站在她门前，一言混身寒毛竖起，睁大眼睛。

“啊，你来了！”

那黑衣黑裤的年轻人站在她面前，脸色铁青。

“你是怎么进来的？”

“我来带秦卓武先生走。”

一言不出声，垂下头。

那年轻人说：“请你让开。”

一言自身后取出一只盒子，打开，原来是形状做成花一般的巧克力糖，香气扑鼻。

他忍不住问：“这是什么？”

“香槟作馅的巧克力。”

一言放一颗进嘴里咬开，酒香四溢，不速之客垂涎三尺。

一言把盒子递给他，他伸出手去拿，又缩回，拒绝引诱。

“请多给我外公十年。”

“一言，不要再讨价还价了。”

一言又放一颗糖进嘴巴，还“唔”地一声，表示美味。

这次，他实在忍不住，伸手拿了一颗，偷偷吃下，也“唔”了一声。

两人边吃糖边谈判。

“实在不能延迟了。”

“十年。”一言一味拖延时间，急得满额汗。

他站起来，伸手要推开房门。

一言急了，拉着他的手，正在这个时候，大门推开，有人进来，厉声问：“你是谁，为什么与我女儿拉拉扯扯？”

一言听见这把熟悉的声音，不禁大声叫出来，“妈妈，你回来了。”眼泪簌簌而下。

妈妈身边还有一个浓眉大眼的少年，瞪住黑衣客，这一定是弟弟了。

“妈妈，快把这人赶出去，他欺侮姐姐！”

做母亲的一听，连忙用手袋拍向黑衣人。

他一手挡开，用严峻的目光凝视这个中年太太。

“别胡闹。”他喝止他们一家。

一言说：“你好走了。”

接着，一言的男友也推门进来。

“一言，我来陪你，咦，这是谁，你为何哭？”

黑衣人像是感动了，他坐下来，捧起香槟巧克力盒子，有点手足无措。

一言走到他面前，轻轻恳求他：“别再来了。”不禁泪流满面。

他却这样答：“不是因为你精灵，不是因为糖香甜，而是因为你们对他的爱护战胜了时限。”

一言点点头，“我明白。”

“十年后我会再来。”

一言松口气，喜极而泣。

黑衣年轻人看着她，“一言，你是我近年所见，比较可爱的一个女孩子。”

“谢谢你。”

一言听得母亲叫她，一转头，人客已经不见，他把那盒糖也带走了，真贪吃。

一言进房去，只见祖父与母亲紧紧拥抱。

这时，两个妹妹与阿坚也回来了。

家里闹哄哄，各人争着讲话，只有一言，因为受了惊吓，坐在角落，不出声。

阿坚走近，轻声问：“他来过？”

一言点头，“是母亲及时赶到救了我。”

阿坚点点头，“我护理老人久了，已遇到过类似情形，没想到他会走。”

“十年后——”

“那是很长的一段日子，好好与老人度过每—天。”

“谢谢你，阿坚，你是我们的守护天使。”

“不，你们三姐妹才是外公的守护天使。”

《暗天使》

区家活赶到案发现场，立刻有伙计迎上来说：“区督察，这边。”

她戴上薄塑胶手套，走进现场。

这种场面，见惯见熟，这个地区，这种廉租酒店式公寓，简陋肮脏的房间里，不知发生多少见不得光的事。

她静静走到尸体附近蹲下来。

这一次，受害人出乎意料之外年轻，而且脸容秀丽，五官平静，象睡着觉一样，只不过后脑受到硬物数次重击，已经烂成一团。

家活站起来，待法医收集证据。

她环顾四周，斗室内只有针筒、少许剩余粉末，以及几件脏衣服。

公寓管理员站一旁等待问话。

区家活轻轻问：“该名房客住了多久？”

“搬进来三个月了，在我们这里，算是熟客，交租准时，不闹事、文静、待人有礼，会得说‘谢谢、不客气’等等。”

“她可有工作？”

“她是流莺，夜之女。”

“叫什么名字？”

“她说她叫安琪。”啊，流莺叫天使。

这时，一名助手忽然说：“看！”

他象是发现了最不应该看到的东西。

他手里拿着一本书。

书的扉页打开，上面贴着标签：〔华南大学语文系图书馆藏书〕，书名是《当代华人作家短篇小说集》。

家活一呆。

她伸手接过那本小册子。

她家里也有这本小说集，这原是一本普通的书，可是，怎么会在一个有毒瘾被谋杀的流莺屋内发现？

“书本借出日期是去年一月。”

“我们立刻去华南大学。”

这时助手向家活报告：“没有打斗，不见挣扎，亦没有撬门，凶手是熟人。”

家活点点头。

她把那本小说集放进证物胶袋。

华南大学已有百年历史，建筑物古色古香，墙壁上爬满长藤，所见到的年轻人充满朝气，都有希望成为社会未来栋梁。

怎么会同一名流莺有关连。

家活找到图书馆，表露身份，立刻获得协助。

管理员一查电脑记录，立刻说：“区督察，借书人叫邓彦玫，本校语文系第二年级学生。”

“请查一查她今日可有上学。”

过了片刻，管理员说：“区督察，她已于去年一月退学。”

区家活立刻自袋中取出一张照片，“小姐，这张照片不大好看，请你核对一下，相中人是否邓彦玫？”

那管理员一看照片，惊叫，“啊，是她。”

电脑显示学生证上的邓彦玫，正是安琪。

真没想到她是一名大学生。

连见惯场面的区督察都怔住片刻。

“我想要她的地址，以及平时与她谈得来的同学名单。”

管理员说：“我去通知教务主任。”

五分钟后，家活已坐在副校长室。

那脸容端庄的中年太太说：“区督察，这是你要的资料。”

“谢谢你。”

“区督察，有一件事与你商量。”

“请说。”

“本校共一千八百多名学生，难免有枯枝，请勿渲染此事，以免影响我们校誉。”

家活不出声。

各人有各人的立场，各人只关心他们贴身事件，对副校长来说，校誉最最要紧，学生为什么遇害，谁杀死她，都属次要。

家活点点头，“我明白。”

“谢谢你，区督察。”

家活走出校园，第一件事便说：“去通知邓彦玫家人。”

助手犹豫，“我最怕做这件事。”

“那么，叫洛自立来做吧，他最擅长这种事。”

洛自立也是一名督察，与家活同级。

他们找到邓家，有人来开门，“是，邓太太是住这里，不过，她此刻不在，她到街角的真理教堂去了。”

家活向洛自立说：“屋里好似不止一伙人。”

“收拾得很干净，不见男丁，只有几个中年女士，象间姑婆屋。”

家活点点头，找到教堂去。

没想到街角有一间颇具规模的教堂，洛自立问过职员，向前排座位走过去。

只见一个穿着灰色衣服的苍老妇人跪在地上低头祈祷。

她的背影有点臃肿，灰白头发紧紧梳住脑后，扎一个小小的髻，她嘴唇不住蠕动，努力祈祷。

家活觉得说不出的突兀。

原来，邓彦玫有一个这样虔诚的母亲。

母女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可以猜想，彼此并无了解。

洛自立走过去，轻轻把噩耗告诉她。

家活原先以为那母亲会有较激烈的反应，但是只见到她头垂得更低，祈祷得更用力。

洛自立反而不知所措。

终于，有神职人员走过来协助。

家活不得不过去说：“邓太太，我们需要你协助办理手续。”

她不予理睬，嘴唇不住震动，象在说话，可是又听不清她在讲什么。

教会职员有点尴尬，把他们带到一旁，“邓太太精神有点不大好。”

“我们希望与她说几句话。”

“我先陪她回家，通常在傍晚，她比较合群。”

“那么，稍后见。”

洛自立问家活：“你怎么看？”

家活并不客气，“这是一种逃避。”

洛自立点头。

“生活好比一团打结的毛线，总得逐个结解开不可，否则愈来愈乱，终于得如垃圾般扔出去。”

“不会解呢？”

家活答：“我们应付生活琐事及诸般烦恼的勇气与生俱来，只要有爱心耐心，一定可以解决。”

“是，区督察。”

家活叹口气，“谁都有伤心失望的晚上，不想在第二天再起来，息劳归主算数，可是，还不是又起来了。”

“有时也觉得累。”

“所以都怕结婚生子，以免惹来更大的麻烦。”

回到派出所，报告来了。

“当事人染有毒瘾，附近几个小毒贩证实她欠债累累。”

“区督察，邓彦玫生前同学到访。”

那女孩自我介绍：“我叫叶人和，曾是小玫同房。”

“请坐，多谢你与警方合作。”

那叶小姐伤感地垂下头，“这悲剧也是意料中事。”

“如何见得？”

“小玫一直寂寞，父亲早逝，母亲孤僻，她没有家庭温暖，据她说，在她记忆中，母亲从来没有接触过她身体任何一部分，连手也不

拉，也从来不与她谈天说地，问她心事或功课。”

“母女靠什么维生？”

“小玫替小学生补习，她耐性极佳，家长喜欢她。”

“是怎么样走了下坡路？”

“她染上毒瘾，”叶人和狠狠地说：“都是岑永生干的好事。”

真好笑，导人用毒者名叫做永生。

“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他？”

“他在夜来香酒吧做工。”

家活点点头，“谢谢你的资料。”

叶小姐落泪，“小玫就是欠一份勇气，许多人都没有少年运，许多人家境欠佳，不见得人人都会堕落。”

家活吁出一口气，“叶小姐，你说得很对。”

洛自立说：“去，去查这个岑永生，他嫌疑最大。”

他们到夜来香酒吧。

那间开在游客区的酒吧装修古色古香，用仿古红木家具，打着大红灯笼。

店里播放的歌却不是名曲《夜来香》，而是《何日君再来》：“来来来，我敬你一杯——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

区家活督察表露身份，“我们找岑永生。”

那酒保一怔，“我就是岑永生，什么事？”

“岑永生，星期三晚上七至十一时，你在什么地方？”

“我在这里工作，起码一百多人可做证人。”

“没有离开过？”

“离开到什么地方？”

“你可认识邓彦玫？”

他一愣，“啊，你指安琪？她可是出了事？警官先生，很多人都认识安琪，欠债还钱……”

洛自立打断他，“岑先生，邓彦玫在星期三晚在公寓内遇害身亡。”

那岑永生瞪大双眼，忽然泪盈于睫，低头不语。

凭经验，家活觉得他不是凶手，但洛自立却不那么想。

“觉得难过？”他对岑永生很讽刺。

“她毒瘾很深。”

“是你干的好事吧？”

“谁说的？我并不沾毒品，她到这里来流连，自然会接触到那种人，她一直问我借钱，我劝她戒掉，她也曾答应过我。”

“你上一次见邓彦玫，是什么时候？”

他想一想，“上个月中吧，她又问我借钱，那时，她已经变得很厉害，手臂全是针痂，体无完肤，十分可怕，我不敢正眼看她。”

家活说：“你们谈些什么？”

“她扮可怜，申诉没有钱，我给她二百，打发她走，听人说，她晚上在洛臣街一带出动，曾遭殴打，掉了门牙。”

家活不出声。

“真快是不是，好端端一个大学生，一下子沦落到如此地步，再过一两年，就会是躺在街上的丐妇。”

洛自立说：“你好似没有太多同情心。”

“当初见到她，曾为她的秀丽所摄，自惭形秽，不敢追求，唉，相信我不是我引诱她吸毒。”

“谁是罪魁祸首？”

那岑永生忽然答：“是这个社会。”

一个女侍走过来，“安琪遭到不测？”

一个女子两个名字，既是小玫，又是安琪，身份复杂。

女侍深深叹息：“这种事，见得多了，十分麻木。”

“你心中可有疑凶？”

“去找任君欢，她是她的密友，任在一间时装店工作。”

洛自立与家活面面相觑。

女侍把店名告诉他们。

他们找到工厂附近一间叫彩虹的下价时装店，小小地方，倒也绫罗绸缎，七彩缤纷，一个染金红色头发的年轻女子走出来。

“警察？”也不诧异，“是因为安琪吧，我看到电视新闻。”

家活看着她，“你们是好友？”

“我们曾经同居，明白吗？我照顾她，替她付房租，也好算是患难之交。后来，我自无底洞缓缓爬上来，决定做一个干净人，她却不愿意，沉迷药物如故，我们只好分手了。”

“分手多久了？”

“已近半年。”

“最后一次见她是什么时候？”

“她常常来找我要钱，我袋里有多少便给多少，一百几十，最后一次是上星期一晚上，过两日我便知道她已不在人世。”

洛自立说：“星期三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任君欢苦笑，“我在店内陪老板点货到天亮，没想到吧。”

家活说：“我很佩服你。”

“督察真会说笑。”

“不，”家活说：“重新振作不易，可惜邓彦玫没做到，真不幸。”

任君欢忽然落泪，“这会是一件悬案吧，流莺遇害，有什么人会追究呢，已经是社会的渣滓，不久便遭人遗忘。”

家活答：“你太低估警方了，生命平等，我们一定会追查到底。”

她嗤一声笑，“是，是我太鲁莽了。”

家活与洛自立离开时装店。

下午，他们一起在派出所搔头。

洛自立说：“岑永生与任君欢的时间证人都证实无误。”

“凶手是谁？”

“会是任何人。”

“现场有什么可疑之处？”

“最可疑之处是一点也没有可疑之处。”

他们细细查看照片。

“当日，有无人见到她有访客？”

“那幢烂公寓里，谁也不理谁。”

“有无查访过邻居？”

“有，伙计们工作落力，但是那些人见了警察，嘴巴象上了拉链。”

这时，上司紧急呼召开会。

“殷商卢铸照幼子放学途中遭绑架，上头紧张得不得了，务必要在最短时间内破案！”

大家都放下手头工作，涌往会议室。

家活心中寂寥。

真的，案分大小轻重。

夜之女遇害，当然人命关天，可是，老老实实说一句，人已经不在，渐渐丢淡，因为有更重要的案子火急待办。

为绑架案部署整天，下班已经筋疲力尽，上头只准他们轮班回家沐浴小息，即需返警署报到。

家活利用这段时间回到那幢破公寓去。

她敲响凶室邻房门。

咿呀一声，门打开一条缝，“什么事？”

家活早有准备，塞一张钞票进去，“我在门外捡到，是你掉的吧。”

门打开了，一个老妇接过钱，上下打量家活，“你已经来过这里，我认得你。”

“可以谈几句吗？”

“门处还有没有我早些时掉下的钞票？”

“好象还有一张。”

老妇把钞票收好，“你想知什么？”

她放家活进门。

房里收拾得比较干净，但是家活仍然看见硕大的蟑螂沿着墙角爬来爬去。

老妇其实只有五、六十岁，在上流社会，这样年纪的妇女美容健身，衣着华丽，容光焕发，但是，各人的命运不一样。

老妇叹口气，“你是来问安琪的事吧。”

家活点点头。

“我已同警察说过，星期三晚我什么也没听见。”

“有无陌生人出没？”

“平时很多，那晚很静。”

“再想一想。”

“那天，是安琪生日，她请我吃蛋糕。”

“有无朋友来替她庆祝？”

老妇答：“一个人去到那种地步，是不会再有朋友了，但是，她好象在等人。”

“何以见得？”

“她洗了头发，又沐浴，换上干净衣服。”

家活一怔，她疏忽了。

因为她以为每个人一早起床都会梳洗更衣，毫无特别之处。

但对安琪来说，分明是准备见客。

“她等谁？”

老妇摇头，“不知道，那人来了，夺她的命，又走了。”

老妇呼吸间发出一种霉臭的气息，也许是健康欠佳，或许是卫生问题。

家活想到自己早晚沐浴，每天更换内衣外衣数次，家里雇着佣人专门做清洁工夫，一尘不染，一点气味也无。

那需要多少人力物力。

家活叹口气，年纪愈大，愈需要用钱，否则生活质素不知会沦落到什么地步。

话已经问完，家活不得要领。

她站起来告辞。

门外有一个打扮妖冶的女子看着家活，“是区督察吗？”

家活点点头。

“星期三晚上八点多，我明明看见老太婆自安琪房里出来。”

家活一怔。

“她脚步轻得很呢，似一只老鼠，窜下楼梯，往街上逃去。”

“那个老太婆？”

“咦，刚才掉了钞票的老太婆呀。”

家活温和地说：“你看错人了，她不良于行，一脚长，一脚短，不可能脚步轻盈。”

“啊，”那女子一呆，“我看错？也许是另外一个老妇。”她耸耸肩，“她们样子个个差不多。”

家活凝视她，“请你仔细想一想，你看到的老太婆，有什么特征？”

那女子侧着头，眯着眼，想了一会。

“我出来扔垃圾时看见她闪出来。”

怪不得整幢公寓都有一股腐臭的味道，原来垃圾就堆在后门。

“对，那老婆婆很奇怪，嘴巴念念有词，她说：‘杀死魔鬼，杀死魔鬼’。”

家活睁大双眼，“你可以肯定？”

那女子说：“我可以出庭作证。”

家活记下她姓名及身份证号码。

正在这个时候，家活身边传呼机响了，上司急找她：“家活，绑架案有新发展，速速归队。”

家活只得赶了去。

他们接获线报，发现藏参之处，一组人穿上避弹衣即时出发，在郊外村屋遇见可疑人士，对方突然发难开枪，与警方驳火。

家活伏在地上，瞄准匪徒腿部，在警察学堂里，她是著名神枪手，被形容为心狠手辣，百发百中。

整件事在十分钟内结束。

洛自立手臂受伤，流血不止仍然扑入屋内，救出肉参。

他们一组人满身汗污血迹，精疲力尽，家活仍然沉着，深呼吸一下，继续在现场留到深夜。

她已经三十个小时没有睡过了，熬得双目通红，但是仍然站得笔挺。

上司褒奖，那富商卢氏亲自来道谢，并当场捐出警察子弟奖学金百万。

家活松口气，她马不停蹄，继续查办邓彦玫一案。

洛自立手上扎着绷带，仍然不愿休息，他对家活说："如此枪林弹雨生涯。"

家活感慨地说："你看到那可怜的母亲没有？哭成一堆泥般。所以，出生入死救人也是值得的。"

"你对邓彦玫一案已有把握？"

"来，自立，让我们去探访另一位母亲。"

洛自立听到区督察直呼他名字，不禁受宠若惊。

他们自教会知道，邓彦玫的母亲已经搬进疗养院。

环境好得多了，看护对家活说："邓太太精神不大集中，我们正替她检查，她时时念念有词，自言自语。"

"她说什么？"

"她叫魔鬼撤退。"

洛自立奇问："魔鬼？"

看护解释："她把看不顺眼，或是不了解的事物，广泛地归纳是魔鬼的作为。"

洛自立说："那多危险。"

看护不再出声。

他们看到了邓太太。

她坐在花圃附近，动也不动。

家活对她说："邓太太，你好，你的本名，叫陈洁，是不是？"

她抬起头来，点点头。

"陈女士，我做过一些调查，你丈夫，即是小玫的生父，早已辞世，由你独自抚养小玫长大，可是这样？"

她又点点头，“含辛茹苦，无限凄酸。”

“你对小玫，有十分高的期望吧。”

她眼神涣散，一看就知道精神出了毛病。

只看见白发萧萧的她喃喃说：“勤力读书，出人头地，结婚生子，母慈子孝。”

家活蹲下，目光看着别处，“可是，她叫你失望。”

邓太太抬起头来，恨恨地说：“魔鬼作祟，占据她心灵。”

“谁是魔鬼？”

“一大班魔鬼缠住小玫，不男不女，酗酒吸毒，勒索金钱。”她掩住面孔。

“你最后一次见到小玫，是什么时候？”

“她生日那晚，我去找她……”

洛自立一震，他疏忽了，他没想到这苦恼的母亲曾经在凶案现场出现。

“你见到小玫？”

邓太太喃喃说：“她想回家，我告诉她，我们已经没有家，欠租多月，已被房东赶出，现在借住朋友一间房间，她大怒，问我要钱。啊，原来她已是魔鬼化身，她把我推跌在地上……”

老妇哭了。

“她用力打我，我抓起一只铁锤，敲到她头上，杀死魔鬼，杀死魔鬼！”

洛自立“啊”地一声。

真是悲剧。

“但是倒在地上的人，却是小玫。为什么？魔鬼呢？”

她一脸茫然，却没有悔意。

家活抬起头，“通知精神科同事。”

洛自立即时拨电话。

“之后，我在街丢掉锤子，返回住所，等小玫回来。但是，小玫始终没有出现，警察说，她已遭人杀害。”

她垂下了头，看上去象是已有一百岁。

助手赶到正式拘捕陈洁女士，家活交待几句，离开疗养院。

洛自立一直没有说话。

家活喃喃说："真是惨剧。"

"我们时时接触生活阴暗面，日久怕会对生命失望。"

家活问："是谁的错呢？"

"不切实际的期望。"

"不，是自甘堕落。"

洛自立说："一个没有温暖的家……"

"自立，我第一次同人说身世，家父一早去世，家母改嫁，我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油瓶女，十五岁开始，我发觉后父时常用奇异目光看我。我自动入住女童院，一直勤力读书，毕业后投考警察学校，自立，我也没有家，我也没有温暖。"

自立点点头，"是，是你有上进意志力。"

"我没有吸毒，我并没有站到街上。"她声音颤抖。

家活狠狠的哭了。

《天网》

王子能督察办案多年，从未见过更暴力的现场，她的助手一鸣忍不住跑到房外呕吐。

子能喃喃说：“如果抓到这只禽兽，愿主控官判一百二十年刑期。”

一名伙计说：“把妖兽锁住五百年也不管用，这名少女是永远不会回来了。”

这种凶案，每天都在发生：少女离家独居，交友不慎，惨遭杀身之祸，这一次的惨案主角叫周芝影。

门窗均无撬过痕迹，一看就知道凶手不是陌生人。

根据警方统计，女性遭害，百份之六十八由熟人所为。

子能捡到一本小小电子手帐。

她顺手一按，看到了一列通讯姓名地址电话，周芝影最近所拍摄的照片，以及她的日记。

子能交待几句，与一鸣离去。

回到警局，把手帐插在电脑上，把内容全部印出来。

照片没有可疑之处，一大堆年轻人在一起野餐烧烤，兴高采烈，其中一两名男生态度略为殷勤，一切正常。

子能把名单上的姓名交给手下调查，“她的朋友不多，才十馀人。”

不一会，周芝影的父母来了，他们面如死灰，但在极度震惊及悲怆下仍能维持尊严，十分难得。

办理完手续之后，他们走了。

一鸣看着他俩突然佝偻的背影说：“可怜，我永远不会生儿育女。”

子能把手放在一鸣的肩膀上，“你只喜独沽一味谈恋爱就别乱找籍口。”

看过所有资料，子能依例向上司报告。

“她认识凶手，当晚六至八时，他来探访，她去应门让他进来，他还带着一束小小紫色毋忘我，两人谈了一会儿，他忽然攻击她，她本能反抗，激怒了他，他兽性大发，杀死了她。”

一鸣说：“我们已请心理专家分析凶手性格。”

心理医生刘文生接上去：“他是一个外表温文英俊的年轻人，背境良好，所以女子不加防范，但是，他是著犯，这不是此人第一次犯案。”

“刘医生，你凭什么推断？”

“这人心理有障碍，他上门的时候，一心约会，所以带着精选花束，证明他对周芝影有好感，甚至有爱慕之心。”

子能点点头。

“接着，有一件意外的事激怒了他，使他不能控制自己。”

“去传周芝影朋友，要求他们提供时间证人。”

经过两天工作，他们已把疑犯圈了出来。

“是他了。”

“嗯，是周芝影的网球教练夏家齐。”

“把这个人背境说一说。”

“请看照片。”

“啊，同刘医生形容的似乎一模一样。”

“是，高大英俊，样子可亲，使人防不胜防，还有，这人有前科，曾经意图强暴表妹，后来因为家庭、名誉问题，不了了之。”

“请她表妹来谈一谈。”

“那女孩已赴加拿大读书，这几年都没有回来。”

子能点点头。

“去年，他在一个舞会多喝几杯，把女同事推到地下，那女生脑部受到震荡，住院观察，事后不愿追究，听说是接受赔偿。”

子能忽然问：“谁在维护夏家齐？”

一鸣钦佩，“子能，你真精灵，猜到关键。”

子能笑笑。

一鸣说下去：“这个夏家齐有个律师女友，年轻有为，多次帮他脱困。”

“这次人命关天，恐怕救不了他。”

“夏家齐家境富有，一定会聘请更好的律师替他辩护。”

啊，有钱可使鬼推磨。

“他女友尊姓大名？”

“李倩清。”

“咦，去年杰出青年奖得主之一，是她。”

“可不是。”

“她怎么会同夏某这种人在一起？”

一鸣深深叹口气，“不知道，缘份是天下最古怪的事，所以分良缘及孽缘。”

“可是，”一鸣提醒她，“性格也是命中注定。”

两个年轻女子感慨万千。

平时，她们也算铁铸似，冲锋陷阵，勇气百倍，但是一说到命运，不由得叹息。

“在夏家齐家里，找到周芝影的照片，还有，他当日所穿衣物，用漂白水浸着未洗。”

“还有其么证物？”

“鞋底有小小一搭血渍，已取去化验。”

“算是铁证如山了。”

“可是，那个杰出女青年又来出头。”

“是吗，”子能说：“让我见见她。”

待真的见到疑犯夏家齐，及他的女友李倩清之际，子能不禁喝一声采。

若不知就里，真会称赞他们是一对璧人。

两个有一般的大眼睛高鼻梁，笑起来十分亲切，尤其是疑凶，像是那种扶老太太过马路的年轻人。

小心！

披着狼皮的羊。

子能坐下来，不出声，看着他们两人。

只听得李倩清问：“你是王子能督察？”

子能把一份报告放在桌子上，“请告诉我，为其么你当事人的鞋底，会有周芝影的血迹。”

“因为一次她打球受伤流血，我当事人替她敷药，不小心沾染到。”

子能笑笑，根讽刺地说：“你都想到了，你的当事人一定佩服你的周全，但他已变本加厉，这次已闹出人命，下次，你又打算怎样维护他？”

李律师脸上变色。

她知道王督察已查清她与男友的底细。

她吸进一口气，“我坚信夏家齐无辜。”

“且看看主控官怎么说。”

夏家齐握紧女友的手，“倩清，我是清白的。”

旁观者清，子能看到他眼睛里闪过一丝狡猾的神色。

但是李大律师懵然不觉。

英明能干的她，才是真正的受害人。

子能气愤，愚蠢的女人，她心中骂：读那么多书，连真情与假意都看不出来。

子能把案件交给主控官。

警方的工作已告一段落。

子能与一鸣接着跟进其他案件：少女失踪、流浪汉倒卧街头、银行遇劫、虐儿、工伤……

但是她们心中却对周芝影案念念不忘。

李倩清把这件案子放大来做。

夏家有能力，另外聘请辩护律师，李倩清成为夏家齐的时间证人。

她说：“事发当天，夏家齐与我在一起，我妹妹刚来探访我，她也是他的时间证人。”

李律师妹妹叫倩文，眉目清秀，是个中学生。

她们两姐妹十分具说服力，子能看到陪审团不住点头。

李倩文这样说："我放学找姐姐，当时夏大哥已经在她处，我们一起吃晚饭，留到十时多才回家。"

子能与一鸣面面相觑。

一个少女的生命在世上消失，凶手若脱了罪，真是沉冤不白。

子能按捺不住，找到李倩清的寓所去，她住司空路一三五号。

她来开门，见是王督察，脸色慎重，"你还有其么事？你可不能骚扰证人。"

"可以进来说几句话吗？"

李律师说："五分钟后我要出门。"

"我只需要五分钟。"

一进门，便看见布置雅致的客厅中央插着紫色的毋忘我。

凶手习惯送这种花给女子。

子能转过头来，"李律师，你知道他犯法，你若包庇他，他下一次又会出去害人。"

李倩清铁青着脸，"时间到了。"

"我知道你爱他，你想给他最后一次机会。"

"王警官，凶手另有其人，你不必在这里浪费时间，还不快去追寻真凶！"

"李小姐，你执迷不悟。"

李倩清站在门边送客。

"猜一猜，下一次他会害谁。"

李倩清在她身后大力拍上门。

子能觉得爱莫能助。

第二天，她到华南中学门口去等李倩文放学。

也许能自那少女日中探听到端倪？

她出来了，子能不禁在心中喝声采，青春就是这点好，白衬衫蓝裙于也好看。

子能走过去，“认得我吗？”

少女意外地答：“你是王子能督察。”

“情文，我想同你说几句话。”

“姐姐说我们没有话讲。”

“夏家齐不是好人，相信你看得出来。”

少女不出声。

“他向一个女子施暴，用硬物打烂了她的头，你见过摔烂的蕃茄吗？就是那样，爆开，汁液一地都是。”

少女变色。

“我们需把凶徒绳之於法，你愿意帮警方吗？”

少女说：“我得回家了。”

“你与姐姐处境都十分危险。”

“我要走了。”

“那是一个杀人凶手！你不可置之不理。”

这时，一辆小房车驶过来停在她们附近，李倩清探出头来，怒喝一声：“你有完没完？”

李倩文立刻上车，两姐妹绝尘而去。

子能受到上司责备。

“夏家齐有罪无罪，陪审团心中有数，你不得再骚扰证人。”

“是。”

“我不想再接投诉。”

“是。”

上司叹口气，“子能，你撇开手吧。”

子能静静离开上司房间。

一鸣在门口等她，“不得要领？”

子能握紧拳头。

“我也不甘心，分明是他干的，据网球会的工作人员说，他们打算解雇他，因为有客人投诉。”

“投诉其么？”

“投诉夏家齐追求缠扰少女，他喜欢十分年轻的女子，十六七八岁最适合。”

“周芝影才十九岁。”

心理医生刘文生迎上来，“还在谈周芝影一案？”

子能点头，“以你推测，凶手可会再犯？”

“只要他能自由活动，他会次又一次再犯，这种人无法控制自己。”

“可惜众人皆给他的外表蒙敝。”

刘文生说：“人心，是天底下最黑暗的一个角落。”

她们三人到咖啡室坐下。

“案子今日审结。”

“我们去旁听。”

刘文生说：“我也去。”

到了法庭，他们看到周氏夫妇也在。

他们老迈许多，添了许多白发皱纹，但沉默如故。

子能迎上去，坐他们身边。

周氏夫妇静静听审。

辩方律师振振有词，指警方胡乱抓人顶罪，指控方证据不足，请英明的陪审员运用智慧，判被告无罪。

子能紧握拳头，按捺怒火。

案子审结，被告目光落在子能身上，子能只见他讽刺地牵牵嘴角，似笑非笑，像是在说：“有人相信我，你奈其么何？”

陪审员退庭商议。

子能与一鸣想与周氏夫妇说几句话，他们却低着头匆匆走开，像是抗议司法制度无能。

子能汗颜。

“我们已经尽力。”

“尽力还是不够好，应该怎样？”

“又得罢手，我们是警务人员，必须信任律法。”

李倩清一身红衣，走近她们。

子能讽刺：“有眼无珠。”

李倩清大怒，“你说谁？”

子能笑答：“我说有人。”

李倩清还想辩驳，她的小妹拉住她：“姐姐，算了，我们有事。”

一鸣对那少女说：“这位李小姐，你在证人席上发假誓，当心后果。”

李倩清叉着腰，“王子能，此案结束，我必去你上司处投诉，你等着守停车场吧。”

一鸣拉着子能退后。

第二天下午，陪审员作出裁决。

法官巡例问：“各位先生女士，你们是否已达到结论？”

“是，法官大人。”

法官宣读裁决：“我们宣布被告夏家齐无罪释放。”

犯人欢呼一声。立刻拥抱父母及女友。

子能与一鸣黯然。

再抬头，只见周芝影的父母走到夏家齐面前，大家都静下来，可以听到一根针落地的声音。

但是，受害人父母却没有行动，他们只是轻轻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随即转身离去。

夏家齐一点也不怕，嚣张地看向子能，用手指作出一个胜利姿势。

他在亲友拥簇下离去。

子能希望天雷会劈死这个人。

一鸣走出法庭，忍不住站在路边呕吐。

她自嘲：“肠胃愈来愈差。”

案于已经审结。

一个人不可以为同样的案件审两次，夏家齐从此逍遥法外。

李倩清说得出做得到，她投诉王子能督察好几条罪名。

子能受到口头警告。

“子能，”上司这样说：“我不准你再接近李氏姐妹及夏家齐。”

“偶然在路上碰见呢？”

“假装看不见他们好了。”

“是。”

子能同一鸣说：“不知怎地，在这种关口，真想辞职。”

“莫叫奸人得呈。”

“他已经得呈。”

“那么，我与你一起离职。”

“我同你心里不舒服，不如找刘医生谈谈。”

刘文生医生欢迎她俩。

“请坐，两位面如土色，相由心生，心情一定十分沮丧悲观。”

“医生到底是医生。”

“案件已经结束，请放开怀抱。”

“元凶在逃，怎么叫结束？”

刘医生说：“两位可有听过天网恢恢？”

“太玄了。”子能感慨。

“其实很有科学根据。”

“说来听听。”

刘医生慢慢说：“一个罪犯，无罪释放，他一定会以为自己是个超人，他已战胜法律，踌躇志满，更加可以为所欲为。”

“啊。”子能耸然动容。

“他会收敛？当然不，他会认为一世可以逍遥法外。”

“刘医生，你的意思是，他会再犯。”

“我几乎可以肯定你会再听到夏家齐这三个字。”

“这么说，又会有无辜少女遇害。”

刘医生点点头，“他是一个连环杀手。”

“警方就这样束手无策？”

刘医生不出声。

一鸣说：“我们的心情比来看你之前更差。”

她们苦笑着离开刘医生办公室。

第二天，闹市发生一宗警员配枪被夺案，整组人忙得人仰马翻。

他们不眠不休追缉犯人归案，七十二小时之后那人终于落网，大家松一口气。

工作确可医治沮丧的心灵。

小组出外庆祝，互相碰杯。

子能在酒吧里看到了一个人。

他是夏家齐，他穿着名贵西装，与朋友兴高采烈地谈天说地。

看情形，他吃得落睡得着，根本毫无顾忌。

他的手，滴着鲜血。

子能站起来，忽然被一鸣按着她的肩膀，“子能，假装看不见。”

“我做不到。”

“我陪你出去呼吸新鲜空气。”

可是，夏家齐却朝她们走来。

因为整组警员在一起，他也不敢做其么，他只是再举起食指及中指，做一个V字胜利符号。

一鸣拉子能到街上。

子能喃喃说：“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有人要行私刑。”

一鸣不出声。

她们闷闷不乐地回家。

第二天上午。两人在派出所忙写报告，忽然之间电话响了，一鸣刚巧有空，取起说了几句。

子能见她脸色忽然慎着，知道有要紧事。

她放下电话便说：“子能，立刻出发。”

“什么事？”

“司空路一三五号，有无印象。”

“这地址好熟。”

一鸣笑笑。

“咦，”子能想起来，“这不是李倩清大律师的住址吗？”

“正是。”

子能心一凛，“发生其么事？”

“凶杀案。”

她们赶出门去。

在警车上，子能说：“我们又可以与老朋友见面了。”

“一点不错，根据现场的伙计说，仍然是那三个人夏家齐、李倩清及李情文。”

“那少女也在？”

“是，她也在场。”

她们迅速赶到现场，警察连忙让子能进屋。

小小鲍寓一尘不染，布置同上次一模一样，茶几上有一束紫色毋忘我插在水晶玻璃瓶中。

“王督察，这边。”

乳白地毡上有一大滩血迹，一具没有生命气息的身体倒卧在地。子能走近蹲下，看到那人的面孔，呆住。

“是夏家齐。”

法医官答：“一点不错，头颅被打烂致命，凶器是一支垒球棒，在这里。”

“由其么人报警？”

“凶手本人。”

“凶手呢？”

“在房里接受盘问。”

子能连忙推开房门，只见李倩清紧紧拥抱住妹妹倩文，两人都全身颤抖。

李律师身上有血迹。

子能站在门角，啊，这是怎么一会事？她满以为受害人会是李倩清。

一名警员轻轻说："她提早自办公室回来，一打开门，便看着有人扼住妹妹脖子，压在她身上，意图强暴，她急痛攻心，为救妹妹，取起球棒，一棍打在他头上，发觉他倒地不起，便打电话报警。"

子能不出声。

一鸣说："叫救护车。"

这时，李倩清忽然开口说话，声音很轻很轻，"他叫我相信他，以后都不会再犯。"

子能小心聆听。

"他说那女子引诱他，他想走，她拉住他，他急了，才把她推跌在地，她大叫，他慌了，才用槌子打她的头。"

一鸣也不出声。

李倩清已遭到最大惩罚，而夏家齐罪有应得。

她喃喃说："他叫我相信他。"

于是李律师知法犯法，伪造人证，为他脱罪。

这时救护人员把两姐妹接走。

子能深深吸一口气。

"这空气里有太多邪恶，我们走吧。"

一鸣打个冷颤，跟子能走到街上。

两个人都感慨得说不出话来。

"她帮他脱罪，却又亲手处决了他。"

子能说："最可怜的是李倩文。"

"她太听姐姐的话了。"

案子终于结束了。

半年后，子能到医院去探访一个人。

她带着一盒小小糖果。

病人坐在一张长凳上晒太阳，神情相当愉快，身后的看护同她说："有朋友来看你了。"

她转过头来。她不认得子能，却一脸笑容。

子能把糖果交到她手中。

她打开盒子吃糖，“嗯，真好吃，但是，你没有带花来，你不知道我喜欢紫色毋忘我吗？”

看护说：“除出王督察，就只得她妹妹来看她。”

子能问：“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她需要接受长期治疗，她受刺激过度，精神失常，许多事已不复记忆。”

“这半年没有进展。”

看护欷歔，“医生说她只有更糊涂了。”

“请好好照顾她。”

“这是我的职责，王督察，请放心。”

子能温和地对病人说：“我走了，下次再见。”

病人依依不舍，“记得再来。”

真难以想像，不久之前，她在法庭上英明神武，运筹帷帐。

子能叹口气，静静离开精神病医院。

《名画》

李肖荷一早到办公室，先喝咖啡读报。

她一个人主持一间侦探社，秘书打杂跑腿全是她，公司布置得象间会客室，大沙发、音响、各式盆栽，客一进来就觉得舒适。

肖荷本来在警队工作，两年前承继了一笔遗产，她决定开办一间侦探社，选择性办案。

才看完副刊，电话就来了。

是父亲的老朋友刘大正。

“肖荷，有一件事请你帮忙。”

“刘叔，千万不要客气，请说。”

刘大正的声音变得郑重：“富翁林鉴池的住宅令晨遇窃，警方已去过现场，他是我多年老友，想迅速破案，故此—我椎荐你。！

“是一宗珠宝劫案？”

“不，他失去了一张名画。”

肖荷说：啊，是吗，很有趣，我立刻走一趟。”

“地址是瑞龙路一号.”

肖荷开着她的四驱车出发.

富商、名画、大屋、失窃，侦探小说元素俱备。

大屋主人像是一早知道她要来，管家听到有人按铃立刻出来开门。

他招呼肖荷在会客室坐下喝茶。

不到五分钟主人就出来了，“李小姐，劳驾你。”

林鉴池比想像中年轻，两鬓微白，风度甚佳。

他带肖荷到客厅。

肖荷一看，不禁喝采，客厅布置简单舒适，墙上挂着好几张名画，光线柔和但明亮，衬托起一种优雅的气氛。

肖荷走近那些画。

难怪刘叔推荐她来，肖荷在大学里副修纯美术，侦探与美术不相干，但正好互相调剂。

林氏收集西洋画，这些画虽然不是博物馆殿堂级如毕加索、马蒂斯、狄嘉等作品，也已经相当名贵。

肖荷正站在一幅积臣波洛面前，左边是一张安地华荷的著名金宝罐头汤版画。

再过去一点，挂着乔治亚奥姬芙的大红花。

林氏为他的收藏骄傲，“我打从廿年前就开始投资名画，有几幅已升值百倍。！

对商人来说，什么都是投资，至要紧回报率高。

肖荷笑笑。

走到一个凹位，近一扇长窗，墙上空白。

林氏痛心地说：“失窃的就是这幅画。！

他递上一张彩色照片。

肖荷一看，“嗯，是德库宁的裸女。！

“是，去年估价值八十多万美元。”

啊，难怪有人偷。

林氏说：“令晨六时我起床运动，下楼发觉这幅画失窃，虽然已买保险，但我是爱画之人。”

“屋于有防盗装置吧。”

“贼人知悉密码，警钟并未响起。”

肖荷带着工具，她打开小小箱子，戴上极薄橡皮手套。

肖荷问：“这问屋子几个人住？”

“我儿子、女儿及我，还有五个仆人，”他停一停，“林小姐请随便，有什么事叫我。”他离开客厅。

警方来过了，很明显，不甚关心此案——他们不知有多少杀人越货的大案待辩，一张失窃的画自有保险公司料理。

肖荷蹲下看脚印。

厚厚地毡上并无异样。

窗门移开，本来警钟一定会响起，但贼人一早知悉密码，可立刻解码。

墙上有套取过指模的痕迹。

那人也戴着手套，警方一无所得。

肖荷走近那幅墙。

她细细观察，除了钉痕之外，有两道细小的刮痕。

肖荷站过去，那两道刮痕，高度齐她的耳朵。

由什么造成？

她取出工具，套取刮痕模印。

这时，她听见背后有人说："唷，这么年轻貌美的私家侦探。"

肖荷转过头去。

这一定是林小姐了，短发大眼，三个骨裤，小小白衬衫，平跟鞋，打扮成五十年代柯德莉夏萍在《金枝玉叶》电影中那样。

"我叫林正元，找到什么没有？"

肖荷看着她。

她也看著肖荷。

肖荷留意到林正元戴著一副单粒的钻石耳环，这种钻石耳环最大方漂亮，几乎每人都有，但林是富家女，她的耳环每边足有三卡拉，异常闪烁。

"林小姐，请到这边站定。"

林正元笑嘻嘻，站到墙边。

她的高度，正与刮痕吻合，肖荷可以即时肯定，墙上两道痕迹由她耳环造成。

如果林小姐侧头探视画后边有无警报系统，她的大钻石石耳环便会擦到墙壁。

是内贼。

已经呼之欲出，看来，她父亲给她的零用钱还不够。

肖荷正想开口，身后又走出来一个人。

"是私家侦探？有何发现？"

他是一个高大英俊的年轻人，打扮随和，卡其裤、白衬衫，眉宇间有点抑郁，又有点倔强，气质与他妹妹完全不同，但两人十分友爱。

他把手搭在妹妹肩膀上，像是保护她，“我是林始元。”

肖荷微笑，“你们好。”

“可找到蛛丝马迹？”

肖荷说：“林小姐的耳环真好看，可否除下给我看看？”

林正元顺手去除右边耳环。

“左边那只。”

耳环到了肖荷的手，肉眼都可以看见爪子处有油灰。

肖荷用工具轻轻剔下，把耳环还给林正元。

林正元收敛微笑，有点紧张。

正在这时，林鉴池忽然兴奋地走进来，“警方通知，那幅画找到了！”

肖荷讶异，不出声。

“他们接到线报，说画被弃置在一间货仓内，叫我现在去领回。”

肖荷甚觉骁蹊。

林始元与林正元兄妹“啊”地一声，对望一眼，像是有点扫兴，马上离开客厅。

林氏对肖荷说：“李小姐，我会照付你酬劳。”

肖荷笑笑，“没问题，我陪你去警局领回那幅裸女。”

他们在警局看到了那幅三尺乘五尺大小的名画。

肖荷的旧同事方督察说：“这样大一件东西，搬进搬出，不是容易的事，林先生，请容许我们继续侦查此案。”

林鉴池见油画没有损伤，十分高兴，再三端详。

这时，有人来找李肖荷。

肖荷说：“让我来介绍，这是香江美术馆的鉴定家姜先生，我特地请他来帮忙。”

那姜先生微笑，“大家是熟人，不必客气，肖荷叫我来看看这幅画。”

林鉴池诧异：“有什么怀疑？”

这时姜先生取出一盏像电筒那样大小的灯，“请拉窗帘、关门、熄灯。”

房间转为黑暗。

姜先生开亮了电筒灯，照向名画，画布上现出一丝丝青蓝色的荧光。

肖荷立刻“啊”地一声。

方督察说：“请解释一下。”

姜先生笑笑：“开灯。”

室内又恢复光亮。

姜先生说下去：“我在美术馆的工作是鉴证文物真伪，我们拥有许多先进仪器，这不过是其中最简单的一件。”

林氏明白了。

“油画的油彩在七十年代之后，生产时添增一种元素，被这种光线照射，会发出青蓝色荧光，你们已经看到。”

林氏变色，“这幅作品在五十年代绘成！”

“正是，林先生，这幅画不是真迹，肯定是伪作。”

方探长大声说：“案中有案。”

果然不出肖荷所料，事情哪有这样简单。

林氏颓然，“我的真画呢，方探长，李小姐，请帮忙。”

肖荷问姜先生：“此画像真度有多高？”

“九十分，仿造者有极高艺术天分，—本身不难成为一位画家。”

“嗯。”

姜先生笑着告辞：“我的工作已经完毕。”

肖荷唤住他：“阿姜，明早十时，劳驾你带着这盏灯，到林府走一趟。”

林氏跳起来，“为什么？”

肖荷看著他，“林先生，我对府上名画真伪，有所保留。”

“你指我买入假画？”林氏失态大叫。

“你的画全部购自有声誉的拍卖行，我不是说拍卖行内没有膺品，我只是怀疑现在挂在你家中的画可能不是真迹。”

这句话即是说，买入的确是真迹，但是此刻挂墙上的，却已掉包。

当中有段时间，被人做了手脚。

林氏团团转，“怎么可能！”

他发愁。

“林先生，我们明早见。”

肖荷也没闲着，她开始忙。

首先，她把林正元耳环上的白粟粉拿到实验室检查，证明是某间公司第三十七号油漆。

当然，在法庭上，这并不能证明林正元是小偷，但肖荷心中有数。

接著，她在互联网上搜查林宅那几张名画的去向，根据拍卖行记录，有头有脸的画落脚处全有登记。

它们并没有再度流出市面。

她著手调查林氏兄妹。

富家子弟，交道广阔，她问社交版记者朋友：“可有林鉴池子女的资料？”

朋友说：“让我找一找，传真给你。”

不到三十分钟，资料来了。

原来林氏本人甚喜接受访问，并且时时人与画一起上镜头。

他与妻子早已离异，前林太太长居伦敦，根本不回来，子女由他看管。

好几篇访问，他都溜溜不绝谈到他的艺术品收藏，他的明式家具，铁芬尼染色玻璃灯，华丽水晶摆设，以及他的名画。

但是，他很少说到子女。

他的收藏好像比他的子女重要。

肖荷嗯了一声。

可是，记者颇详尽地记录了林始元的学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电脑系及工商管理系毕业。

肖荷忽然觉得突兀。

今日并非假期，但林家每个人都悠闲在家，始元与正元都好像没有正职。

记者朋友打电话来，“收到资料没有？”

“对，林始元在什么地方工作？”

“他在父亲林氏制衣挂单。”

“林正元呢？”

“社交名媛，做过许多行业：曾是珠宝店、服装店、餐厅及公关公司股东，啊：对，她出过书，也可算是，名作家。”

肖荷笑出来，“多才多艺。”

记者朋友也笑，“谁说不是。”

“你对她印象如何？”

“很活泼很漂亮，很会穿衣服，人也算得大方，接受访问，常送记者名贵香水金笔之类。”

“有无阴暗面？”

“她十分单纯。”

“林始元呢？”

“他从无与记者正面交谈。”

挂上电话，肖荷打到多伦多大学电脑系找林始元的记录。

半晌，校务署人员这样答覆：“电脑系从未收录过该名学生。”

“工商管理系呢？”

“亦无此人，不过，林始元是本校艺术系高材生，肄业期间经已多次举办画展，为艺评家赞赏。”

肖荷十分意外。

“他有无毕业？”

“他申请奖学金完成学业。”

肖荷“啊”的一声。

她道谢，挂上电话。

肖荷到本市著名四海画廊找朋友。

主人迎出来热诚招呼。

“林始元，啊，充满才华的一位艺术家，可惜家境太过富有。”

肖荷笑，“很少有人这样说。”

“他父亲一直反对他做这一行。”

“他为什么屈从？可以自己出来打天下呀。”

“那需要天大勇气。”

“你说得对”

那天傍晚，肖荷驾车回林宅守候。

她看见林始元开着红色欧洲跑车出来，她的车子立刻尾随。

半途已经被他发觉，打灯号把车停下。

肖荷在他旁边停住，“可以谈两句吗？”

林始元冷冷说：“无可奉告。”

肖荷轻轻说：“我在大学读纯美术。”

林始元有点意外，“你不是私家侦探吗？”

“我有双重性格。”

林始元看着她，“你很有趣。”

“听说，你在多伦多举办过画展。”

他变色，“我不想多说。”

“为什么违背自己的理想呢？你能考得奖学金，为什么不自立更生呢？”

“我不打算同陌生人谈论私事。”

“你可以相信我。”

“为什么我要相信你？”

“因为我同情你。”

林始元冷笑，“李小姐你大言不惭。”

“你不愿离开专制的家庭，为什么？”

“不关你事。”

“你与正元友爱，可是因为她？”

林始元不耐烦，“我没有空，我要走了。”

“抑或，因为你母亲的缘故？”

他忽然气馁，伏在驾驶钛盘上，不出声。

肖荷知道她猜对了。

过了很久，林始元轻轻说：“如果我不驯从他，他会停止赡养家母，家母不能吃苦。”

啊，林鉴池也太专横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完全像个土皇帝。

肖荷冲口而出：“他一点艺术修养也无。”

林始元苦笑，把车驶走。

肖荷无限感慨，做富家子，有时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第二天一早，肖荷接了姜先生，到达林宅。

林鉴池一夜不寐，紧张地迎出来。

“姜先生，请快工作。”

大厅里一片静寂，这时，林始元下楼来，他静静站一旁。

姜先生取出探测器，开放光束，逐一射向那批名画。

很不幸，一张接著一张，油彩泛出青蓝色萤光。

客厅中五幅价值连城名画，没有一幅是真迹。

林鉴池惨叫一声，抢过姜先生手中的仪器，奔向书房。

那里，显然挂着更多珍藏。

只听得他大声嚎叫，像是背脊中刀一般。

大家维持缄默。

片刻，他似斗败的公鸡那样出来，满头冷汗，喃喃自语：“怎么可能，发生了什么事？”

这时，林正元也悄悄出来站在她大哥身边。

林鉴池捧着头，痛不欲生，“我的画，我的画…”

姜先生忍不住，“恕我唐突，林先生，你好像看不出画的真伪。”

肖荷微笑。

这时林始元冷冷说："家父对美术一无所知，只盼望收藏品升值，对他来说，世上一切，莫非是商品，钱全部可以买到。"

大家抬起头来，听林始元讲话。

林始元说下去："人人都以为他爱画，喜欢艺术，可是，他不让我习画，认为这一行没出息，甚至不让外界知道我读美专，他天天欣赏名画，却不知它们是膺品，多么有趣！"

他说完转头走开。

林鉴池铁青面孔，双手簌簌抖动，"逆子，逆子。"

他马上通知警方来办案。

他同肖荷说："一定有内鬼，把所有佣人扣押调查。"

肖荷答："方督察很快来到，你同他说好了。"

她尾随林始元走到屋外。

只见他走进车房。

肖荷跟在他身后。

林始元转过身来，"你一直钉着我，为什么？"

"想与你谈谈。"

"我已经什么都说出来。"

原来车房经过改建，已成为他的工作室、油彩、画布一地都是。

"很别致的画室。"

"是吗？"他苦笑，"车房画家。"

"有一家车房已经很好，我认识许多画家只能在街边写作。"

他笑了，坐下来，在架子上铺好画纸，请肖荷坐下，开始替她画素描。

车房顶有天窗，自然光落到肖荷头顶，十分光亮舒适。

画室乱中不失条理，架子上放著应用品，一张旧沙发上有许多玩具熊，肖荷闻到咖啡香。

"你几乎住在这里。"

"是。"林始元说："我很少进大屋。"

几幅已完成的作品都是一般写生，但光与影设计奇妙，确是佳作。

一只黑猫跳上肖荷膝头。

“在本市做艺术很难找到生活吧。”

“在外国何尝不是，不过几个顶尖人物遭到招捧，其余众生，教孩子、画人像、做插图……仅够糊口。”

“但是，热爱美术就不觉辛苦。”

“你说得对。”

他斟咖啡给她。

坐累了，肖荷起来到处走走。

警车已经来到。

方督察四处巡视，走近车房，探头进来。

“咦，肖荷，你在这里？”

“是，林始元替我画素描。”

方督察看了数眼，回大宅去。

林始元替肖荷添咖啡。

肖荷看着他，“你很镇定。”

他很坦白地答：“因为我看出你不打算揭发我。”

肖荷点点头，“我说过我同情你。”

林始元问：“你怎么知道是我？”

“由你自己坦白招供。”

“是，”林始元放下笔，“我僧厌父亲市侩、自私、专横，我同他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这一年来，我把他的名画逐一掉包，他蒙然不觉。”

林始元声音很平静。

肖荷问：“那些赝品，是你的杰作吧。”

“是呀，就在这车房里画出来。”

“你把真迹搬到什么地方去了？”

他指一指角落。

肖荷转过头去。

她忍不住笑了。

所有的名画，就那样堆在车房一角、甚至没有用白布遮住，人人都可以看见。

但是，车房里各种画实在太多，未成名的，与大大出名的，混在一起，难以分辨。

那些名作，因为少了优美的灯光衬托，看上去，也同普通油画没什么分别。

这真是很大的讽刺。

“他永远不会知道分别。”

肖荷相信这是真的。

她问：“正元一直帮你吧。”

“是，由她把真迹运出，我把假画搬进去，我们合作了一年，出事那一天，家父特别早起，所以才发觉失窃。”

“即使在自己家，你俩也犯了偷窃罪”

“我们太了解父亲，他要面子，他才不会起诉我们，最多撵出家门。”

肖荷叹一口气。

“你一早知道是我们吧。”

肖荷笑笑。

“多谢包涵。”

“我有条件。”

“请说？”

“尽快把画交还你父亲，方督察不是笨人。”

林始元点头，“你说得对。”

“找一份工作，教孩子们有何不妥，自力更生，别再浪费时间。”

“多谢指教。”

林始元又笑。

“你仿佛有个笑话想告诉我。”

林始元说：“每天晚上，家父手持红酒，欣赏那些伪作，指指点点，赞叹不已，他那些庸俗的朋友在一边唯唯喏喏……太滑稽了。”

肖荷站起来告辞。

林始元把素描交给她，“请笑纳。”

素描由炭笔绘成，略加水彩颜色，栩栩如生，连肖荷慧黠神情都捕捉无遗。

肖荷由衷地说：“我会珍藏。”

他送她到门口。

回到市区，肖荷为那张素描配了框子，挂在侦探社内。

第二天她读到报纸上本市新闻。

“富商珍藏神秘失踪，却又离奇归还，警方摸不著头脑，相信由熟人所为，……”

那一个早上，真画已经搬走，假画尚未抬进客厅，林鉴池已经醒了，他自寐室走到客厅一看，发觉其中一张德库的裸女不翼而飞，声张起来……

《复出》

林少南荣升督察那个早上，精神特别闪烁。

打开报纸，他读到两段新闻，一段是他英勇率领手下破了那宗轰动全市的绑票案，另一宗是著名女演员田晶酝酿复出。

少南也是田晶的影迷。

他一直觉得上帝造田晶的时候，特别用心，她的五官清丽精致，身段出众，双目中时时露出寂寥之意，成为文艺片最佳人选。

田晶在最红的时候，嫁给著名脑科医生张愿之，影迷包括林督察只得无奈叹息。

隐隐三年过去，终于传出田晶复出消息。

记者们有点兴奋，把这段新闻写得异常活泼。

田晶新作将会是国际合作巨制《艺妓秘史》。

林督察像其他影迷一样，期待新片面世。

他忙碌地投入新岗位。

几个月后，林少南在秘闻杂志中读到张愿之医生激烈反对田晶复出，夫妻感情发生变化的传闻。

田晶出面大力否认。

“张医生深爱我，一定支持我。”她说。

接着，在一个星期三的凌晨，电话铃响了。

由当值同事打来，“林督察，思明路一号发生命案，那是息影女星田晶的寓所，死者是她丈夫张愿之医生。”

少南张大了嘴，好一会合不拢。

“我马上来。”

他到达思明路的时候，法医官已经在现场。

助手王咏怡立刻迎上来，低声向少南报告。

“张医生独寝，习惯每晚阅读半小时才睡，今晨六时，管家敲门进去，发觉他自杀身亡。”

少南一向沉着，轻轻走入现场。

只见一男子右手持小手枪，右太阳穴有小小一个黑点，他已无生命迹象。

法医官说："死亡时间是昨晚十时至十二时。"

少南走近。

张愿之医生两鬓已白，年纪比一般人想像中大上一截，已经近六十岁，与田晶可以说是老夫少妻。

"张夫人呢？"

"她在卧室，受到极大震荡，不宜接受问话。"

"屋里还有什么人？"

"一名管家三名女佣，昨晚刚巧有两人放假，只有管家当值。"

"谁是管家？"

后边有人站出来，"我是管家金嫂，在张家服务已经三年。"

"请你说一说，昨晚有什么异象？"

"张太太昨晚与朋友在外吃饭，张医生八点多才自医院返来，觉得疲倦，一早回房休息。"

"张夫人几时回来？"

"十时左右，她约了《光明周刊》记者做访问，那位记者丘小姐已在书房等她。"

"啊。"

"太太与丘小姐一直谈到一点多。"

"你对时间肯定？"

"是，由我负责两人宵夜茶水，通常当夜更后，第二天可以放假，没想到发生了这样的事。"

管家用手捣住面孔，十分震惊。

"依你看，张医生与太太感情怎样？"

"两人相敬如宾，不过……"

"不过什么？"

"近半年因为太太极想复出，张医生严加反对，所以争吵过几次。"

这时，助手咏怡过来同少南说：“张医生有遗嘱，所有财产，捐与宣明会。”

“什么？”

“他没有亲人子女。”

“田晶呢？”

“他没打算把财产留给她。”

“遗嘱日期是几时？”

“约五个月前。”

“啊，刚好是田晶向外发表复出的时间。”

咏怡问：“你认为复出是关键？”

少南点点头。

“去找《光明周刊》记者丘小姐。”

他们很幸运。

记者丘亚琪口齿伶俐，记性奇佳，说话极之有条理，把前一个晚上的事讲得一清二楚。

她这样说：“我九时半到，在会客室喝茶吃小点，田晶迟到，十时才回家，她立刻进来见我，由管家取来拖鞋给她换上，我们谈到一时多。”

“有那么多话要说？”

“这是一个非常详尽的访问，她述及童年往事，披露许多不为人知的资料，譬如说，她是一个领养儿，不知生父母是谁。”

啊，少南意外。

“我通宵工作，访问将于明晨出版，请多多指教。”

“那三个小时内，她可有离开？”

“田晶一直坐我对面，寸步不离。”

“可有去洗手间？”

“会客室内附设卫生间，我去过两次，她也去过两次。”

少南点点头。

“我很肯定，张愿之医生是自杀。”

少南很有兴趣，“是一个记者的直觉吗？”

“是，”丘小姐答：“如果他不答允田晶复出，田晶会于他离婚。”

“为什么？”

“沉闷的婚姻生活使她极端烦躁沮丧。”

少南抬起头，没想到事情那样坏。

咏怡的电话来了，“医生说田晶可以见你。”

“我马上来。”

丘小姐问：“可否让我跟去拍一张照片？”

“我想这时候不方便，请见谅。”

田晶真人比照片更好看。

她非常瘦削，因此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但面孔轮廓却是现代地鲜明。

她精神恍惚，目光呆滞地看着警方人员。

“张太太，请回答几个问题。”

她点点头。

“你最后见到张医生是什么时候？”

她想一想，“昨天……不，前天，前天傍晚，我们一起吃饭。”

“昨天一整天没见过他？”

“他一早去医院，我还未起来，我应酬回来，他已经休息。”

“最近他行为可有异常？”

“他前列腺有毛病，需要做手术，为此他很烦恼。”

少南看助手一眼。

咏怡立刻说：“我到医院去一趟。”

“你们近日可有争吵？”

“他反对我拍戏。”

“为什么？”

“自私，”田晶十分坦白：“他想我耽家中。”

“你很反感？”

“我无法说服他，可是合同已经签妥。”

这时医生走近，“张夫人需要休息。”

少南只得说：“我明日再问。”

第二天上午，法医官的报告出来。

“张医生胃里有安眠药。”

“手枪呢？”

“那是张愿之合法领有执照自卫用点二五口径手枪，俗称‘黑鸦’，枪上只有他一人指纹。”

少南看着咏怡，“你觉得有无蹊跷？”

“有，请听我分析。”

少南笑笑，“你请讲。”

“很少人为前列腺病自杀，他本身是医生，应知治疗方式甚为先进。”

少南说：“你与他的主诊医生谈过？”

“那是他的老朋友缪医生。”

“缪医生可也是六十上下年纪？”

“是，他说：‘老夫少妻，唉’。”

少南很有兴趣，“是吗，老友好似不以为然。”

“原来当年张愿之娶田晶，没有一个亲友赞成，他一气之下，与他们统统断绝来往。”

“原来有这样的事。”

“只有医院几位老同事识趣，他们以后很少与他谈私事，免伤和气，他们说张医生深爱田晶。”

“那么，应当支持她复出。”

“可能，当中有别的原因吧。”

“咏怡，你继续跟下去。”

咏怡第二天再去探访缪医生。

“王小姐，又是你。”

咏怡笑笑，“可否再谈几句？”

“可以说的我都已告诉你。”

“缪医生，一起喝杯咖啡如何？”

缪医生被这个年轻漂亮的女警缠得慌。

“你还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张医生不让田晶复出？”

“他不是一个自私的丈夫，好似，是因为健康问题。”

“可是前列腺癌？”

缪医生却道：“不，不是他，是她。”

咏怡怔住，是田晶？

田晶有什么不妥？

“他怕她体力不逮。”

“田晶有什么病？”

“她的主诊医生是李大正，你或者应该与他谈谈。”

这是一项新发现。

咏怡立刻去找李医生，缪医生见她转移目标，松一口气。

咏怡表明身份，找到刚自手术室出来的李大正。

李大正是个年轻人，言语比较爽直。

他一边除下手术袍一边说：“是，我看到新闻，十分震惊，我曾与张夫人接触，但是她暂时不想接受探访。”

“她有什么病？”

李大正有点为难。

“我是警方人员。”

李大正说：“真难开口，张太太患一种遗传性癫痫妄想症，这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病，初期症象包括患者耳边听到怪声，眼睛看到异象，心觉敌人众多，因恐惧产生暴力。”

咏怡张大了嘴合不拢。

她没想到会查出一件这样的事。

“因此，张医生寻访妻子的生父母，想了解他们的健康状况。”

“他找到他们没有？”

“通过各种渠道，经过半年时间，只找到她的生母，她长年住精神病医院，已不认得任何人。”

真是悲剧。

“她住在华南疗养院，她叫宗少芳。”

“田晶可有去探访生母？”

“田晶？”李医生说：“她不知道这事。”

“什么？”

“张医生不忍把真相告诉她，她不知生母已经寻获，也不知道患有癫痫症，她兴致勃勃地谈到复出，你想，她有何可能工作？”

原来如此。

可怜的田晶。

“张医生深爱妻子，他同我说，不得不把实情告诉田晶了，可是，不久便发生了这宗意外。”

“田晶知道真相没有？”

李医生摇摇头，“我不知道。”

“田晶可否医治？”

“世上或许有一人可以救她。”

“谁？”

“她的丈夫张愿之医生，可惜他已不在人世，张医生正掌握了这种病的新资料，认为可以在脑部注入茎干细胞治疗，他本来打算替田晶做该项手术……”

咏怡离开医院时脚步有点浮。

没想到田晶的遭遇这样凄惨。

她立刻回到派出所向上司报告。

林少南督察听到最新发展，也十分震惊。

“他把整件事瞒住妻子？”

咏怡点点头。

“真是老派人！”少南顿足，“这样做引起多少纷争误会，他一味反对复出，她为此憎恨他自私。”

咏怡说：“他不忍对她说：你会象你生母一般，变成一个疯子。”

“真是悲剧，我们立刻到华南疗养院去一趟。”

他们看到了宗少芳。

没想到她那样年轻：一双大眼睛与田晶一模一样，皮肤白皙，是个混血儿。

她穿着便服坐在花园里，神情呆滞，喃喃自语。

看护指着她感喟地说：“谁也不认得，什么事都不知，象个一岁大幼儿，可是发起脾气来，破坏力甚强。”

咏怡忽然说：“可是，她也没有任何烦恼了。”

护士苦笑，“没有思想，当然也没有烦恼。”

他们无限感慨地回到派出所去。

他们需要的文件已经送到，所有真凭实据都证明李大正医生所说属实。

“来，让我们去探访田晶。”

那一日，田晶化了淡妆，精神仍然稍佳，清丽动人的她使人有保护她的冲动。

林少南发觉他难于启齿，不知如何向她报告坏消息。

田晶的医生与律师都在场。

咏怡先开口：“张太太，这半年来，你可觉得健康有问题？”

她的家庭医生代答：“她耳鸣、失眠、情绪抑郁，胃口欠佳，是生活枯燥压逼的后遗症。”

咏怡说：“你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她把报告放在桌子上。

那家庭医生取过报告，坐到一角细阅，渐渐变色。

田晶却不觉事情的严重性，她招呼人客喝茶，并且说：“我的剧本已从美国寄到，我昨夜通宵阅读，真是好本子，对白无懈可击。”

少南与咏怡对望一眼。

田晶忽然笑了，象是浑忘丈夫已经意外身亡，她说：“我会凭这个角色拿到国际大奖。”

她的病情比他们较早时估计的还要差，不用很细心都可以观察得到不正常。

林少南这时明白张医生遗嘱把财产捐给慈善机构的原因，他一早已预知妻子将无能力经营产业。

那家庭医生看完报告，脸色苍白得可怕。

林少南说：“请你向张太太披露真相。”

象其他人一样，他也不知如何开口。

田晶把剧本拿出来给大家欣赏。

两个警务人员离开大宅。

“案子结束了。”

少南看着助手，“是吗？”

“还有什么疑点？”

“你认为张愿之医生自杀？”

“他心理受到极大困扰，他不敢把真相告诉爱妻，他……”

少南摇摇头。

咏怡问：“你有第二种假设？”

“张医生有智慧有勇气，他不是具自杀倾向的弱者，倘若他在世，他会亲自替田晶做手术，设法医治她。”

“那么，你指他的死亡有可疑。”

少南点点头。

“凶手，是他最亲近的人。”

咏怡不出声。

“她先让他服食安眠药，待他熟睡，然后，把自卫手枪放到他手中，瞄准他的太阳穴……”

咏怡沉默。

咏怡说：“别忘记记者丘亚琪，她是人证，她说整晚田晶都没有离开过会客室。”

“田晶已有病发迹象，她的布局一定有漏洞，咏怡，仔细推敲。”

“我是田晶的影迷。”咏怡黯然。

“我知道，谁不是。”

“看到今日的她实在不好受。”

少南说：“那样亮丽可人的女子，身世坎坷，原以为已从谷底走出来，谁知终于敌不过命运愁苦的安排……”

用词虽然稍嫌文艺腔，但却传神。

咏怡说：“我再去找田晶。”

“她可能不给你入屋。”

“试一试。”

到了张宅，王咏怡不知她来得及时抑或不及时，佣人神色惊惶地来开门，见是警察，反而安心。

管家金嫂立刻请咏怡进屋。

大宅里很明显遭到破坏，家具损毁，玻璃陈设打烂，凌乱一片。

“发生什么事？”

“太太发脾气。”管家欲语还休。

“她在什么地方？”

“在卧室，医生正替她注射。”

咏怡走上楼去，一路上看到更多破坏，象是一群不良少年手持棒球棍把所有可以打烂的东西全部打破了。

咏怡吃惊，没想到田晶有这样强烈暴力倾向。

医生走出来，十分无奈地向咏怡点点头。

“情况怎样？”

“她拒绝入院接受治疗，她坚持没有病。”

这时，田晶静静坐在房内，已经安宁下来。

她秀丽如故，一点也没有变。

咏怡轻轻走进去。

她抬起头来，忽然笑了，“你，可是想要签名？”

田晶走到书桌前取出放大照片，签上名字，交给咏怡。

咏怡忽然哽咽。

她蹲到田晶身边，“生病要看医生，治好了再拍戏。”

“谁说我有病？剧本已经送到，下月初就要开拍。”

“你需要休养。”

田晶看着她，“你是谁，可是我母亲那边的人？”

“不，我是警务人员，我叫王咏怡，记得吗？”

田晶想起来，“啊，你来过几次，我记得还有一位林督察。”

“正是，我们来调查张医生自杀案。”

田晶忽然沉默。

片刻她说：“我累了。”

“我想知道那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你可以说给我听吗？”

田晶猛地抬起头来，“早两天，他说我患有严重精神病，须入院治疗。”

啊，原来张愿之终于把真相告诉妻子。

“他说，要揭开我的头骨，直接对着脑干注射移植新细胞，他真会开玩笑。”

“他还说什么？”

“他说我已不能工作。”

“你很生气？”

“我极之恼怒，他老了，人一老就自私、糊涂，他不让我复出，就想出这种恶毒的方式来阻吓我。”

“你可以找医生证实。”

“他们都是张愿之的朋友，串通来陷害我。”

“你的确有病。”

“我自知情绪欠佳，已在服药。”

“不，你听我说。”

“我想休息，你好走了，金嫂，送客。”

“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

“什么事？”田晶已经十分不耐烦。

“丘亚琪来访问你那晚，亦即是张医生中枪的同一天，你们没有听到枪声？”

“张愿之爱静，每间房都有隔音设备。”

“是你做的吧，你当他是敌人，你先喂他吃药，然后把枪指着他的太阳穴。”

田晶忽然凄苦的笑了。

“他说，我的生母在精神病院，他已找到她，真没想到张愿之会用这样卑鄙手段阻止我复出。”

“不，他很爱你，他想找出你遗传病的来龙去脉。”

咏怡还想说下去，发觉田晶已经渴睡，药力发作。

咏怡打电话给上司。

“少南，她几乎已经招认，你来一次。”

林督察很快赶到。

他发觉咏怡站在小小会客室中。

“记者丘亚琪说田晶一直没有离开过会客室。”

少南说：“她说她们各自用过卫生间。”

咏怡推开洗手间的门，“是这里。”

洗手间用大理石做装修，有一面全身镜。

少南说：“女明星的家，到处都有镜子。”

咏怡走近去看那面长镜，她伸手去摸镜框，少南知道她有疑心。

他帮她查看。

“咦，镜子镶死在墙上。”

忽然，他们听到轻轻啪一声，镜子弹开一条缝。

“原来是一道暗门！”用力按镜框右上角，弹簧会得开启。

少南连忙拉开暗门，发现一条小小通道，他们走进去，顺楼梯往上走，又看见一道门。

打开门闩，推开出去，原来是二楼一间客房的柜门。

这间屋子有机关。

少南与咏怡完全明白了。

田晶第一次到洗手间，是去喂张医生服安眠药，第二次到洗手间，是去板动手枪。

记者丘亚琪是她的人证。

就这样，她杀死了唯一可能医治她的人。

她的精神病已经发作。

少南的衬衫几乎被汗湿透，他颓然坐在地上。

“待她一醒，你便可以逮捕她，不过，她这个状况，是否适宜出庭受审？我很怀疑。”

即使田晶亲口招供，最大可能是判入精神病院治疗。

他们两人离去。

田晶落网是那一年最轰动的新闻。

他们去看过她。

母女在一起接受治疗，见面彼此不相识，真令人欷嘘。

林督察问看护：“医疗费用由谁负责？”

“张愿之基金会律师按期送上。”

原来张医生一早知道有这一天，他愿意终生照料妻子。

咏怡说：“他是世上唯一爱她的人，死后不渝。”

少南想一想：“她的影迷也爱她。”

“可是影迷是遥远的。”

少南说：“假使病情早些发现的话……”

“她是领养儿，无人得知她有这个遗传病，直至病情恶化，那时已经太迟。”

田晶不再认得他们。

她一个人端坐在花园里，喃喃自语，好象与导演讨论剧本。

她现在没有烦恼了。

没有思想，也没有烦恼。

《再生》

其他人会在报上读到这样的新闻："妙龄女子倒毙寓所，情况可疑，警方证实是本年度第十三宗谋杀案"。

但是王友娣督察赶到现场所看到的情况，复杂得多。

法医官高少珊与她一起到达商业区一间小小鲍寓。

少珊先进门。

她笑笑说："王督察早，仿佛愈来愈多女性加入这种厌恶性行业。"

友娣也微微笑。

真是，从前，叫友娣，叫少珊的年轻女性，多数当秘书、售货员，或是教小学、做家庭主妇，怎会做警官或是法医呢。

她俩已经合作过多次，两人小心翼翼走人现场。

受害人躺在地上，已无生命迹象。

头上有明显伤痕。血液已经凝固。

少珊蹲下仔细检验。

助手走近报告："找到她的身份证了，死者叫邓雪灵，廿一岁，独居，今日钟点女工上班，发现她倒地，于是报警。"

案头还摆看她的照片，生前，是一个活泼漂亮的青春少女。

少珊说："头部受重物撞击，头骨破裂死亡。"

"门窗并无被撬痕迹，凶手是熟人。"

友娣走进小小寝室，发觉陈设一丝不乱，地方虽小，但是不论家具、衣物、用具，都十分考究，全是贵价货品。

这位邓小姐，年纪轻轻，已经学会享受生活。

衣柜里的时装，每件上万。

少珊问："她从事何种职业？"

"她是学生。"

"学生？"

"是，这里有华南大学学生证。"

“马上去跟一跟。”

“这里是她的电子手帐。”

啊，所有的资料都在里边了。

“拿回派出所把内容印出来。”

少珊说：“我在这里的工作已经完毕，报告稍后呈上。”

友娣点点头。

她在想，不久之前，死者还是一个小女孩，为功课烦恼，为男同学欺侮她哭泣，放学时，会大声叫：“妈妈，我回来了”。

像水仙花一般短促的生命，真叫人难过。

不知在什么地方，父母还等她周末回去吃饭。

少珊叹息一声，离开现场。

回到派出所，助手问她报告：“华南大学社会系提供资料说，邓雪灵早已退学。”

一切都在意料中。

邓雪灵已是职业女性，她的生活消费，无论如何，不似女学生。

手帐里资料已全部印出来。

“嗯，她是欢乐导游公司的红牌女，几乎每个晚上都出差。”

“还有收入记录，看，五月三号现款美金五千，五号六千，诸如此类，等等等等。”

“这里有人名。”

“我们中奖了。”

“有三个名字：陶森，是森森餐厅东主，司徒忠，车行经理，还有朱家保，银行贷款部经理，全部是中年高收人人士，都是她的熟客。”

友娣不出声。

这本手帐，是一个年轻女子的堕落史。

“第一件事是通知她家人。”

这真是世上最艰难的任务之一。

邓雪灵的家本在政府廉租大楼，一条长廊，几十户人家，鸡犬相闻。

大楼里住着许多不满现实的年轻男女，想挣脱出身，生活得更好。

有的用功读书，终于出人头地，有的走捷径，像邓雪灵，悲剧下场。

友娣伸手按铃，一个中年妇女探头："找谁？"

"警方人员。"

助手把噩耗轻轻说出。

中年妇人还不大明白："她在大学宿舍出事？她几时可以出院？"

警员再清楚地说一遍，邓雪灵已遇害身亡，永远不会回来。

这时，一个小小六七岁女孩进来唤人："外婆，是谁来了？"

那小女孩有极大极明亮的眼睛，甜美笑容，长得与邓雪灵十分相似。

希望她们会有不同的命运。

接着有人问："我妹妹怎样了？"

少妇是雪灵的姐姐雪梅，小女孩的母亲。

她这样对警方说："我们一直以为她在大学读书住宿舍，功课忙，已有个多月不见人，但是隔天一定有电话报平安。"她落下泪来。

"有无发觉她出手阔绰？"

"有，她说，她的男朋友善待她。"

"你们没有疑心？"

"我们不懂怎样教她，她是大学生，懂得比我们多。"

"请来办理有关手续。"

友娣觉得无可疑。

她与助手到欢乐导游社。

主持是一个浮夸滑头的年轻人，他听见邓雪灵不在人世的消息时，脸上的震惊、惋惜、悲伤全是真实的。

友娣问："你做她皮条客有多久？"

那人抗议："王督察，说话别那么难听，我主持合法导游社，小姐们同她们男朋友做些什么。我无权干涉。"

“答我的问题。”

“邓雪灵活泼可人，极受欢迎，许多客人指明选她，她在我旗下已有一年。”

“她可有敌人？”

“谁没有仇人呢？关公也有对头人。”

“回答问题。”

“她才廿一岁，时时笑，大家都喜欢她。”

“说下去。”

“上星期，她同我说，她要退出这一行。”

“为什么？”

“我不清楚，这一行人来人往，频频换血，已成惯例。”

“你昨晚七时至十时在什么地方？”

“王督察，我在一个牌局里，从下午五时到凌晨二时，未曾离开，输得一败涂地，有三名以上证人。”

友娣与助手离去。

“不是他，那么，就要查她的常客，一定是众多客人其中一名，因小笔争执，或为钱银，或为恩怨，那人突然发怒，取出凶器，袭击死者。”

“凶器是一钝器。”

“据法医官说，最可能是一只举重哑铃，但遍寻不获。”

“可套到指模？”

“室内到处有陌生指模，可见小鲍寓内客人甚多。”

友娣侧著头。

是什么令一个大学生堕落？

是金钱物质的引诱？

抑或，她需要异性的关注？

王友娣督察找到森森餐厅去。

东主陶森在厨房里忙碌不堪。

听到邓雪灵的死讯，他沉默兼哀伤，像是与这个女孩子有点真感情。

他坐下来，叫伙计斟出咖啡。

他轻轻说："我每个月见雪灵一次，我们看场戏，吃顿饭，谈天、说笑，然后，我到她的公寓休息。"

"上次见她是什么时候？"

"每个月一号，是我唯一的假期。"

"昨晚你在什么地方？"

"就在这里，五至十时，晚饭时间，忙得不可开交。"

陶森是一个老实的中年人，他忽然流泪："雪灵可有痛苦？"

"一击倒地，没有太大痛苦。"

"那么可爱的女孩子……"

"你好像很喜欢她。"

"是，我们来往已有一年，她与一般导游女郎不同，她不会勒索客人，她把我当作朋友，自妻子去世后，我甚寂寞，她给我安慰。"

友娣问："你对她很慷慨？"

"过得去吧，上个月，她告诉我，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她不做了，向我道别。"

"为什么？"

"她要结婚。"

"结婚？同什么人？"这是一项重要发现。

"她没说。但是明显对婚姻有憧憬，我有点担心，对方知道她做何种职业吗？"

"也许她瞒着他。"

"长期隐瞒，必定痛苦。"

友娣知道又多了一个疑凶。

"陶先生，你为什么不好好找一个女朋友？"

陶森苦笑："没有时间，这间餐馆一天十八小时需要我，妻子病逝后又不想再……雪灵是个好女孩，我很难过。"

友娣离开森森餐厅。

“无可疑。”

“来，让我们到忠诚车行去。”

司徒忠一听有人找他，立刻满脸笑容地迎出来。

“这位小姐是来看我们最新型号的跑车吧。”

友娣表明身份。

司徒忠一呆，“王督察，什么事？”

“你可认识邓雪灵？”

他稍为变色：“这，这个，”终于答：“是，但是自上个月起，已无见面。”

“何故？”

“她要结婚了。”

又是同样的讯息。

邓雪灵告诉全体客人她要结婚。

司徒忠轻轻说：“我送她一件金器作为贺礼。”

“你好像把她当朋友。”

“她很温柔。”司徒忠牵一牵嘴角，“时时聆听我的牢骚，我很喜欢她。”

友娣给他看警方档案照片。

“啊，不，这是雪灵？”他惨叫一声。

“昨晚七至十时，你在什么地方？”

“昨天是我结婚十周年纪念，我们邀朋友在家庆祝。”

“你有妻子？”

“她是家庭主妇，很少出来。”

“但你却同邓雪灵做朋友。”

“王督察，男人个个有冶游记录。”

友娣不想与他争拗。

她沉吟，他们都有人证，并且，都很奇怪地，真心喜欢邓雪灵。

“王督察，生意上门来了。”

友娣点点头，“有事再找你问话。”

司徒忠忙看去招呼客人。

助手说：“她遇到许多好人。”

友娣答：“不好的客人没记下来。”

这时司徒忠又追上来，“王督察，求你一件事。”

“请说。”

“如有可能，别惊动我妻子。”

友娣点头，“我会尽力。”

那边又有人叫他；“司徒？查查有无S500现货。”

助手说：“想不到还是个好丈夫。”

“人心真是世上最古怪的一件东西。”

她们马不停蹄，又去宝商银行找朱家保。

朱经理一表人才，斯文有礼，请她们到会议室坐不喝茶。

“邓雪灵？是，我认识她，我们可以说是朋友，我一直劝她离开导游社，没想到悲剧已经发生。”

“你们认识多久？”

“一年左右，朋友见我生活枯燥，介绍我去欢乐杜找女伴，我对雪灵的服务感到满意。”

“最近有无见她？”

“她辞职了，好像找到了结婚对象。”

“你几时见过她？”

“上星期三，她来找我，想贷款置业，我答应尽力帮忙，那天她特别亮丽，我送她出大门，看见门外有一男子等她。”

“是怎么样的男人？”

“比我年轻得多了，高大英俊。王督察，我当时觉得他太漂亮了一点，穿花衬衫牛仔裤，上班时分，他穿便装，他难道没有工作？”

说得很好。

“如果再见到这个人，你可认得出？”

“一定认得到。”

“昨晚五至十时，你在哪里？”

“银行加班，我在这里与十多位同事做到十二点，今晨八时又回来。”

友娣点点头。

生活愈来愈负重，她也廿多小时未曾休息了。

“请你到派出所来协助做一张拼图。”

“我很愿意为雪灵出一点绵力。”

拼图做出来。

“如果这是邓雪灵的结婚对象，她可能找错了人。”

“外型太花俏了。”

“像不像歌星郭某？”

“去查问邻居有无见过此人。”

助手来报告：“查证过那三个人的口供，完全属实，他们绝对没离开过所说的现场。”

“那么，集中火力，找出这个俊男，早日破案。”

友娣扬一扬拼图。

同事们全体出动。

“奇怪，既有结婚对象，公寓里应该有蛛丝马迹照片、礼物、花束……”

“也许有人蓄意消灭证物。”

“却故意留下电子手帐，里边有许多客人的名字。”

友娣说：“让我们再做一次假设：邓雪灵是一个大学生，但是，受不住物质诱惑，放弃学业，瞒着家人。成为应召女郎，她年轻貌美，活泼可喜，深受客人宠幸……”

“但是，她忽然决定洗心革面，结婚、退休。”

“她的结婚对象不知道她的暗业。”

“在偶然情况下，他发觉她是妓女。”

“他们起了纷争，因口角动武。”

“他错手杀死她。”

“她已决定不干，但迟了—步，他不愿体谅她。”

大家都很欷觑。

友娣带著绘图到邓雪灵生前住所查询。

邻居不愿多话。

钟点女工说从没见过邓小姐的朋友，她进屋打扫时，公寓都空着，除了发现凶案那次。

然后，有一名少女送花来，看到绘图。

“啊，是他，他来过我们花店订花。”

友娣紧张：“你记得他？”

“他每次订一打白玫瑰送女友，我记得那位小姐住十三楼，姓邓，白玫瑰很名贵，所以我记得他，还有，这个人长得像一个歌星。”

友娣说：“找到了！”

她们跟少女回花店查收据。

那人用信用卡付帐。

警方立刻得到了他的姓名地址。

王友娣的面孔板了下来，她誓必要抓到这个人。

她怨恨这名凶手，他以为他是正义之神女友不够贞洁，他便可以惩罚她，夺去她的生命。

他们找到他的住所，那是一间村屋，装修得十分时髦，门处，停着一辆跑车。

那男子穿着花衬衫来开门。

“周港生，我们是警方，找你问话，这是搜查令。”

他脸色灰败，不出声。

警察在垃圾桶里找到邓雪灵与他的合照。

“昨晚你在什么地方。”

他答不上来。

助手说：“洗衣机里有血衣。”

友娣诧异，“案发至今，已近廿四小时，他还未清理血衣？”

“他的洗衣机坏了。”

啊，天网恢恢。

“凶器在这里。”

助手找出一只五磅重练力用的哑铃。

“已经冲洗过，不过，到法医处鉴证，一定验得出剩余血迹。”

“落案起诉周港生先生。”

友娣松一口气。

时间是关键，愈快破案愈好，趁凶手尚未消灭全部证据，趁他精神激荡，证供比较可靠。

王友娣亲自问话。

“你怎样认识邓雪灵？”

周港生不出声。

看上去真不像坏人，几乎完美的轮廓，随随便便坐在椅子上，也有一股潇洒的感觉，若不是面色发青，还以为他在喝下午茶。

“你做什么工作。”

他开口：“我是演员，我也是歌星，间中做模特儿、拍摄广告。”

友娣没有见过他，她不是那种一整天坐在电视机前的人。

“以你的条件，一走很受欢迎。”

他哼一声。

“不过，做这一行，需要点运气，可是这样？”

“很多条件比我差的人已经名利双收。”

“所以你们这一行很迷信。”

“是，因为运气一来，身价百倍，炙手可热。”

友娣点头：“的确是，同样的一个人，未成名时沿门兜售，一文不值，走红以后，老板几乎捧着钞票来跪着恳求，所以，一定要红。”

“我等了五年，始终未红。”

他语气中的颓意是真实的。

“拍戏，做到一半，老板宣布破产，拍广告，公司最终又决定换人，即使上电视做游戏节目，我也会意外摔断腿入院，你说多么倒楣。”

王督察给他一杯热咖啡。

“然后，开始有人介绍中年富有的女士给我做朋友。”

这也不是新闻。

像周港生这样的人生活费用不轻：宽敞公寓、小跑车、名贵便服，一日三餐、出外旅游……

“我不想捱穷，所以，渐渐做了另外一行。”

“什么时候认识雪灵？”

“一年前，她衣着时髦，气质清秀，我还以为她是外国读书回来的富家女。”

“在什么场合认识？”

“美国会所的泳池边。”

“你被她吸引？”

“我们这一行，女性要多美丽，就多美丽，不，美貌不是因素，她很温柔，善解人意，与她在一起，受伤的心灵得到安抚，渐渐恢复平静。”

“很多人都那样说。”

周港生苦笑。

“你几时知道她真正身份？”

“很快就知道了，原来，我们同病相怜，一般地虚荣，同样地堕落。”

“听雪灵说，你们打算结婚。”

周港生答：“我从未考虑过这种事。”

“是她单方面坚持结婚？”

“是，她要退休，我很反感。”

“什么？”王友娣非常诧异。

“她坚持我俩可以做一门小生意，朝晚守店里卖皮鞋，或是经营小食，我非常反感，不，我不愿过那种枯燥生活。”

“你想怎么样？”

“赚多点钱再讲。”

王友娣倒抽一口冷气。

“什么叫多？”

“有一个许公子追求她，愿意出近八位数字同她做朋友。她同我说，坚持要先结婚，不然就拒绝那人。”

王友娣说不出话来。

“我们争吵得很厉害，她对我很阔绰，收入全交给我，我一时又不舍得离开她，我只想她去赚那笔钜款……”

友娣有种作呕感觉。

“昨晚，我们又吵起来，我在盛怒下说，我就算结婚，也不会选她，她忽然红了眼，向我扑来，用哑铃袭击我，我抢过武器，不知怎地，敲到她的后脑，只听到清脆的卜地一声，她倒在地上，浓洌的血涌出来，我呆坐一会，等她苏醒，到了十点多，才明白她已气绝，我才静带看照片及哑铃离开。”

“你以为无人会知？”

周港生忽然笑了，“王督察，我像是那么幸运的人吗，不，我正等你们找上门来。”

王督察问：“为什么要杀人？”

“愤怒，没有一件事照着我的意愿发生，我要是想结婚，会找一个单纯的白领女，邓雪灵想控制我，要支使我，我被她蒙蔽……”

他愈讲愈乱。

友娣离开询问室。

她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助手向她走来，“周港生经已认罪。”

友娣抬起头来：“起初，我们以为是她男友叫她退出应召行业……”

“不，刚相反，是他不允她退出。”

“是，他吸她的鲜血，过着优游舒适生活，他不用再出外工作，是服侍老丑的顾客，他只想维持现状，继续享受。”

“他说他如果想结婚，会找一清纯的女子。”

两个警务人员深深叹息。

“倒是她几个客人，对她真心，并且，无限怀念。”

“这个世界真正讽刺。”

“案件结束了。”

“上司褒奖我们廿四小时内结案。”

友娣点点头。

她心中的欷觑一直没有褪却。

邓雪灵希望得到重生的机会，但是失败了。

她不是因为堕落而失去宝贵生命，而是因为不甘继续堕落而丧生。

友娣做好报告，终于可以下班了。

助手匆匆进来：“南沙路一号有凶杀案，快快出动。”

友娣说：“我想回家淋浴睡觉。”

“死者是女歌手纪小凤。”

友娣一怔：“啊，法医官出动没有？”

“已经去了。”

“快走，还等什么！”

《第二次》

王于文督察赶到现场时，手下这样同他说：“死者刘定中，在家门前胸中一枪，倒地不起，干净俐落。”

屋内有两个人，一个是刘太太，一个是五岁幼儿。

刘太太是个秀丽的年轻女子，一脸不置信模样，震惊过度，不能言语。

“据佣人说，孩子伤风，上午十时由刘太太驾车接载出市区看医生，回来的时候，发觉刘氏倒卧门口，手里还拿看报纸，她们立刻报警。”

王于文点点头。

他轻轻走近王太太，看见女警在登记她个人资料，她原名樊欣而，五岁的小男孩叫郭卓儿。

于文一怔，孩子姓郭，那意思是，他另有生父，刘氏不是他父亲。

事情渐渐复杂。

一个男子倒卧家门，他的妻子有一个孩子，但他不是孩子的生父。

即是说，刘太大樊欣而在嫁他之前已经结过一次婚。

王于文立刻想：多么不幸，一次如此，两次又如此。

助手过来轻轻说：“樊欣而这个名字有点热。”

王于文说：“你回去翻翻电脑。”

“我立刻去。”

小男孩一本正经地在书桌前书画，定力甚佳。

王于文走近，看到图中有两个男人倒在地上，血流一地，触目惊心。

他忍不住问：“为什么是两个人？”

小男孩卓儿答：“一个是爸爸，一个是叔叔。”

王督察呆住，“什么？”

这时，刘太太泪流满面叫孩子：“卓儿，到妈妈身边来。”

他立刻放下纸笔走到母亲跟前去。

刘太太紧紧搂住孩子，每个人都看得出，伤心欲绝的她，唯一生存目标就是卓儿。

助手的电话来了。

“于文，请回警署，我查到刘太太樊欣而的奇异故事。”

“立刻来。”

现场的法医官对他说：“报告稍后呈上。”

王于文回到派出所。

同事迎上来，“原来，樊欣而是我们熟人，你看。”

王于文一看资料，“啊”一声。

“樊欣而三年前因嫌疑谋杀亲夫郭民俊而接受警方问话，后因证据不足不获起诉，令日，她现任丈夫刘定中又同样意外死亡，这两件事，都非常奇怪。”

王于文抬起头思索。

“当日郭俊民也是在门前中枪，他们仍然住在同一间平房里。”

“没有搬家？这的确不寻常，一般人都会搬离伤心地。”

“郭民俊辞世后两年樊欣而再婚。”

“所以那小男孩姓郭。”

“是，樊欣而已是第二次成为寡妇。”

王于文问：“第一次她得到什么？”

另一个助手进来，“我查过了，她得到一份人寿保险，价值五百万，另外承继了前夫的小型制衣厂，交予现任丈夫打理，她是小富户。”

“怪不得警方曾找她问话。”

“她两次都有不在场证据，而且，警方人员当时都有直觉，事情不是她做的。”

“为什么？”

“她伤心欲绝。”

“可以假装。”

“于文，今日你也见过她，你认为呢？”

王督察答：“你说得对，她不似伪装。”

“我们会再度请她来问话。”

另外一位同事说：“还有一件事。”

“请说。”

“郭民俊的老母亲，即是樊欣而的婆婆，曾经多次来到派出所，指证谋害她儿子的人正是刘定中与樊欣而。”

“什么？”

“老太太精神激动，力指刘与樊早有奸情，所以协力除掉她儿子，谋财害命。”

“樊欣而与刘定中一早认识？”

“根据问话记录，刘与郭两人是大学同学，一早认识，刘一直在郭的工厂服务，故此也认识樊欣而，他们三人非常友好。”

王于文取过外套，“我去见郭老太太。”

郭家环境不差，老太太住在宽敞的老式公寓内，有佣人司机服侍。

于文满以为大闹警署的老妇会是个蛮不讲理的人，他错了。

郭老太谈吐斯文，思路清晰。

她客套地招呼警务人员，着女佣捧出香茗水果。

她轻轻说：“我知道你们这次来的原因。”

王督察微笑，“老太太料事如神。”

“那刘定中恶有恶报，倒毙在门前，我在电视新闻中看到了。”

“老太太，听说，你曾怀疑他是杀人凶手。”

“毫无疑问，我肯定是他。”

“为什么？”

老妇露出怨恨伤心神情，随即控制情绪，“可惜抓不到有力证据，他与我媳妇勾搭，动了杀机，可怜我儿子误信这一对贼男女。”

“你有凭据？”

“我亲眼看见他们卿卿我我，我还有他们对话的录音。”

王于文耸然动容。

“我可否听听录音？”

老太太苦笑，“我的律师与警方都已听过，都说不足以起诉刘定中这恶贼。”

她自书桌取出录音带播放给王督察听。

是一男一女声音。

男：“与他分手，我们才应该是一对，可恨我认识你晚了一年。”

女：“不，承诺是承诺，我很感激你对我欣赏爱护，但，我是有夫之妇，我们不可越轨。”

男：“如果没有他呢？”

女：“如果，假使，都没有用，请你克己。”

电话挂断。

“这段录音，连我儿子都听过，但是他迷恋她，不予计较，决定容忍，一个星期后，我儿子遇害。”

王于文不出声。

“王督察，我儿无人申冤。”

“刘定中有时间证人。”

老太太冷笑一声，“他的证人是我媳妇，你想想。”

“你是指……”

老太太挥挥手，“我累了。”

王于文只得告辞。

“不过，”老太太又说：“那恶人终于偿了命。”

说罢，她闭上双眼。

王于文走到门口，看到有人提着药箱进来。

王于文出示证件，“可以谈几句吗，请问尊姓大名？”

那人答：“我是保育医院的谢医生。”

“屋里谁有病？”

“郭老太太，她验出患有肝癌，已不久人世。”

王于文一愕。

“她一生苦命，丈夫早逝，辛苦地带大儿子，又不幸遇害，媳妇改嫁，更令她伤心。”

王于文点点头。

“老人情绪欠佳，对健康有一定影响。”

王于文问：“有几成希望？”

“年纪已经这么大了……我这次来是开点镇痛及宁神药给她。”

王于文明白了。

回到派出所，他在黑板上写：杀郭民俊，动机是什么？

同事自动填上“谋财害命”四字。

“那又是谁杀害刘定中？”

“痛恨他的人。”

“谁恨恶他？”

“郭老太。”

“郭老太似乎已无奈地接受了事实，为什么等了两年才发作？”

暂时无人有答案。

“请樊欣而女士来问话。”

那天下午，樊女士由律师陪同来到警署。

那年轻神气美貌的女律师对警方十分反感。

她一连串斥责：“女子无权再婚，女子不能追求幸福，但凡嫁过一次以上，均是贱妇，可是这样？”

王于文不去理她？

“樊女士，你与郭老太不和？”

樊欣而点点头。

“可否说，说你们之间的恩怨？”

樊女士轻轻说：“她反对我改嫁。”

“在这之前呢？”

“她反对儿子娶我，因我是个来历不明的孤儿，但凡与我有关的事，她都要作对。”

女律师说：“最近郭老太与前媳妇有纷争。”

王于文没想到忽然由律师提供了一条新线索，他并息问：“那是什么样的纷争？”

樊欣而答；“我再婚之后，定中愿意收养卓儿，我请律师礼貌上知会她……”

律师接上去：“谁知老太太忽然之间发了疯，扑过来，几乎要咬死我。”她犹有余悸。

王于文与助手对望，这样大事郭老太却一字不提，为什么？

樊欣而说：“她大叫卓儿绝不能认贼作父，我再三思索，始终认为卓见应该更改姓氏，于是没有理会她吵嚷。”

王于文看看容貌秀丽的少妇，“你对前夫没有感情？”

“不，不是你想像那样，王督察，活着的人必须应付生活，小同学会问：‘郭卓儿，为什么你姓郭而你爸姓刘？什么？那不是你爸……’”

樊欣而落下泪来。

“现在卓儿姓什么？”

“他仍姓郭。”

这么说来，郭老太可以放下心头大石。

“老太太已经病危，你可知道？”

樊欣而摇头，惊道：“她没有告诉我。”

王于文说：“我有一个建议，请勿见怪，尽可能让卓儿去陪祖母。”

樊欣而点头，“我明白。”

万念俱灰，悲伤欲绝的她似乎仍余一丝力量。

这时，小小卓儿由褓母陪同进来喊妈妈，她转过头去，看得出她全为孩子而活。

律师陪同她离去。

助手说：“她是一个好女人，据邻居说，郭氏在世，他们非常恩爱，郭氏辞世后，她较为沉默，但与现任丈夫感情也十分融洽。”

“刘定中对卓儿如何？”

“宛如亲生，不似假装。”

第二天，王于文去访问樊欣而的邻居。

一位钱太太说：“我在这里住了十年，眼见她做了两次寡妇，那间屋子真的是凶宅，她不搬我都想搬。”

“你可记得两次事发过程？”

“没齿难忘，第一次、我与老伴在屋内看旧照片，忽然听见‘卜’地一声，我当时还问谁放鞭炮。我在窗前看出去，一辆白色房车急急离去。不久，警车呜呜赶到。”

“你可有向警方提供线索？”

“有，但是我没记下车牌号码。”

“一个字都不记得。”

钱太太犹豫。

“有什么蛛丝马迹，请告诉我们。”

“后来刘先生的朋友来探访，开的是同类型车子，车头，挂着类似平安符。”

王于文点头。

“那凶手一直没有找到，不久，郭太太改嫁刘先生，他对她们母子出奇地好，一点不似假装，每早送孩子上学，无微不至，母子脸上渐渐多了笑容。”

“郭老太有否来吵闹？”

“来过两次，骂刘先生是凶手，我很吃惊。”

“刘先生像凶手吗。”

“怎么会，我们家篱笆倒了一部份，他自动替我们修妥，每星期去超级市场，总不忘问邻居要带什么，真是大家的好壮丁，有事我们都问他。”

“他中枪那一日……”

“我在补衣服钮扣，看看他走出来拿报纸，蹲下，忽然倒地，唉。”

“有无见到可疑人物。”

钱太大摇头，“这次，刘太太已决定搬家了吧。”

这时，王督察的手提电话响了。

“于文，速回警署，樊女士前来投案，案情有惊人进展。”

王于文立刻赶回去。

只见樊欣而脸色像一张白纸，混身颤抖，说不出话来。

她的律师亦无言，只是取出一只纸袋，从里头倒出一把手枪。

“这把枪在刘定中的保险箱内找到。”

王于文立刻对助手说：“通知弹导学同事。”

“今晨，我的当事人去银行接收亡夫遗物，找到这把枪。”

愈来愈接近事实了。

律师说：“我的当事人有一种感觉，她开始怀疑现任丈夫刘定中谋害前夫郭俊民。”

王督察叹口气，“我们会详细调查。”

樊欣而喃喃说：“我不该误信他，做他的时间证人。”

律师扶着她离去。

弹导学同事的答覆来得很快：“杀害郭某的子弹的确由该把手枪里发。”

鉴证科工作人员也说：“枪只有刘定中一人指纹。”

肯定是他了。

郭老太的指证原来一直属实。

王于文心中有数。

刘定中只有除掉好友郭俊民才能得到郭的妻子，他果然如愿以偿，可是不久，他也遭到郭氏的同一命运。

女同事感叹说：“爱一个人爱到要杀人，也不容易。”

“不，”王督察指摘，“他只为强烈的自私欲望而杀人。”

王于文再一次去探访郭老太。

郭老太这次的精神差得多，由看护照顾。

见到王于文，她微笑，“又是你，王督察。”

“是，老太太你好吗？”

“好，我好得很，我好得死而无憾。”

王于文在她身边坐下来，轻轻说：“郭老太，没有人会想到你主使杀人。”

郭老太并不诧异，她只笑一笑。

“你确有理由憎恨刘定中。”

“我一早知道是他谋害我子，夺他妻儿，可是警方告诉我欠缺人证物证，媳妇又站在他那边。”

“于是你自己动手。”

“我忍了许久，直至媳妇说，要将我孙儿改姓刘，这件事逼使我有所行动。”

“老太太你在什么地方找到杀手？”

郭老太不再说话，她开始气喘。

护士过来看视。

“是谁介绍的枪手？”

她闭上眼睛。

“郭老太，你是否买凶杀死刘定中？”

郭老太笑了，嘴巴咧得很大，看上去有点可怕。

看护说：“老太太不适合再讲话。”

王于文走到门口，问看护：“是早晚的事了吧？”

看护点点头。

王督察又深深叹口气。

老人已几乎承认是主谋，可是又怎么样呢。

第二天清晨。他接到通知，郭老太己经病逝。

王督察派手下跟踪樊欣而。

报告回来：“樊欣而回郭家打理一切、神情悲切怛是镇定，这女子算了不起。”

王于文点点头。

“婆媳之间感情不如外人猜测那般坏。”

王于文抬头细想。

“两宗案子都结束了。”

王于文搔搔头。

“咦，怎么你好似还有犹豫？”

“继续跟着樊欣而。”

他们发觉她生活井井有条，每日尽忠地守在孩子身边，以幼儿为主。她打扮朴素，早出早归，确是好母亲。

不久，警方发觉樊欣而有步骤地变卖物业。

经纪似乎诚意帮忙，售价理想。

接着打探到小型工厂也已有人接手。

“这是怎么一回事？”

王于文沉吟，“可能是准备移民，着头开始。”

手下说：“我们早应该想到。”

王于文到律师行去找熟人。

樊欣而的代表律师看见他，一怔，“啊、是王督察。”

王于文放下小小一盒巧克力糖，糖盒做成小猫模样，十分可爱。

不知多久没人送这样有心思的礼物给女律师，她声音不禁亲切起来，“有什么事。”

“樊欣而变卖产业。”

“是的，那不犯法吧。”

“她可是打算移民。”

“去澳洲悉尼，已买好房子、找到学校，就快成行。”

“猜想她以后都不会回来。”

“她没有回来的原因，一个亲友也无。”

“你是她好朋友。”

“我按时收费，提供服务，我是一个律师。”

“你不觉事情可疑。”

女律师笑了，打开糖盒，取出一颗，放进嘴里，“唔”地一声，她说：“怪不得有俗语说‘给他一点甜头’。”

“有事请勿隐瞒警方。”

“岂敢岂敢，我已经全盘说出。”

连移民地点都告诉了王督察。

助手调查回来：“移民悉尼，下个月就走，樊欣而是孤儿，那边没有亲人，可能没人接飞机。”

“别担心，她是富户。房屋经纪、银行经理都会去接她。”

“她仿佛想忘记过去。”

“她的过去不易忘记，她是为孩子将来。”

“很多时，孩子真是一种负累。”

“也是她精神支柱。”

王于文督察决定造访樊女士。

一按铃小孩便活泼地奔出来，被褓母拉住。

屋里不见有大大小小纸箱，看样于打算在那边买新的家具及用品。

樊欣而叫佣人斟上香茗。

王督察开门见山，“下个月动身。”

“是，一行三人，褓母与我们一起去。”

樊欣而同王督察一般坦白。

她说下去，“安顿下来，我打算在彼邦读张教育文凭，然后教书。”

王于文说：“美加澳都闹教师短缺，这是好主意，看得出你喜欢孩子。”

樊欣而点点头。

王于文忽然问：“你几时发现刘定中是杀害郭民俊的凶手？”

樊欣而抬起头，看看王督察，不发一言，也没有讶异的样子。

“是在结婚以后吧。”

她微微笑，像是听不懂王于文在说些什么。

律师知会过她，她知道王督察会来找她。

这王督察真是一个麻烦的人。

“也许，在一次酒后，刘定中透露他为着得到你，不惜杀人？”

樊欣而替王督察换了杯热茶，像是不介意他再多留一会。

“你想了很久，回去同婆婆商议，你俩决定以彼之道，还诸彼身。”

欣而像听别人的故事一样。

“替郭民俊报仇的主谋，其实是你。”

她仍然一声不响。

“老太太病着，她不介意揽事上身，你俩其实早已和解。”

樊欣而对女佣说：“切一盘子水果出来，王督察口干了。”

“樊女士，你为什么不把案件交给警方处理？”

她当然不会回答。

“事情至今已有了结，可是，用私刑不当，樊女士，你日后可睡得安稳？”

樊欣而看着王督察，“家里很乱，我们忙着收拾杂物，招待不周，抱歉。”

于文说：“大家都同情你。”

她答：“谢谢各位。”

王督察一点办法也没有。

什么叫做棘手的案件。不是难寻凶手，而是明知凶手是谁，却无法入罪。

他只得告辞。

助手劝他，“刘定中该死。”

“应由法庭判刑。”

“搜查证据，逮捕，初审，再审，判刑，上诉，拖几年是等闲事。”

“施法公正，当然需要时间，岂可人人滥用私刑。”

同事噤声。

王于文知道樊欣而几时离去，他到飞机场送行。

他并没有走过去打招呼，只在一旁注视。

褓母抱着孩子，她一个人打理行李，乘的是商务客位，比较方便，她从容地办妥手续。

樊欣而比所有人想像中能干。

那刘定中完全小觑了她。

他只骗得她一时，一露蛛丝马迹，立刻被她识破。

樊欣而是个厉害脚色。

正当她要进海关，忽然想起什么，朝王于文督察走来，原来一早她知道他在暗角落里看她。

王于文走到光后处。

“王督察，你好。”

“一路顺风。”

她手中拿看一只大信封，“本来想寄给你，既然你来了，不妨亲手给你。”

信封上贴有邮票，可见她所说是真的。

“祝福你，在新地方生活事事如意。”

“谢谢你，王督察，你是好人。”

她道别，转身向儿子走去。

王于文回到派出所才打开信封。

里边是郭卓儿画的一张颜色画。

那孩子年纪小小，却会得传神地画出心中事。

只见一个男子，凶神恶刹地瞪着一对母子，一手拿酒瓶，一手拿着一把刀。

母亲弱小身躯保护着小小孩儿，一脸眼泪。

那刘定中的确该死。

案件已经结束。